

禾马



# 囚爱撒旦

## 内容简介

这女人身高不及格、姿色平庸、生起气来像天竺鼠，  
但就是该死地对了他的胃！

天 难不成他已经中了无可救药的爱情病毒？

他到底是哪根筋不对劲？

什么 要他捐钱做善事 救助病童？呵呵！

那小天竺鼠就得……

可怜啊 遇上蓝眸撒旦果然危机四伏，

三番两次害她背黑锅，

唉 明知不能爱上这个“万人种马”，  
她还是一头栽下，看来这回连大罗神仙，  
也救不了她有去无回的真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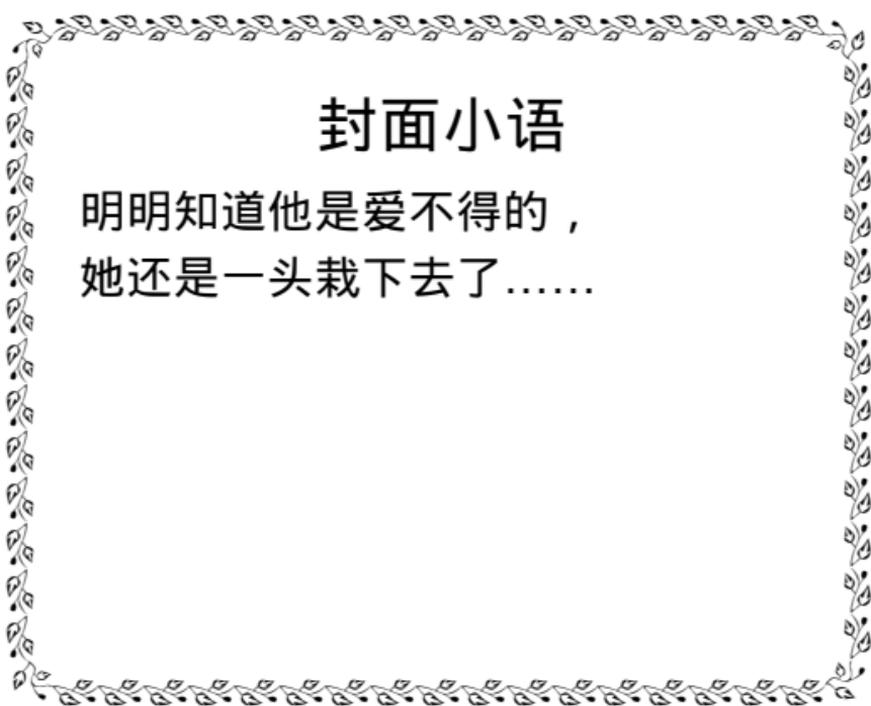
一校：

二校：

打分：

政治：

色情：



## 封面小语

明明知道他是爱不得的，  
她还是一头栽下去了……

# 1

美国波士顿

罗梦心抱了一堆比她的个头儿还高的资料，像火车似的冲进裴紫的办公室。

“总经理，这是你吩咐的资料，请问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吗？”然后精神奕奕地站在裴紫的面前，等着她发号施令。

裴紫这才从公事堆里抬起头来，蹙眉看着她那张秀丽的粉脸。

“你今天又要提早下班去医院当义工？”她叹了口气，丢下笔，整个人靠向身后的皮椅，不疾不徐地猜测道。

弄不懂她那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存有这么多的

能量？简直比她这个女强人还要耐操。

罗梦心闻言，那张不会隐瞒的小脸马上忠实地反映出肯定的答案。

其实她也明白，当人家的秘书是不能够这么要求雇主的，让自己提早下班去医院当义工。

可是……她就是放不下医院里的那些病童啊，他们还等着她去说故事呢！

“对不起，总经理，如果你认为这样子不太好的话，那就请你随便派个职位给我吧！”

她只求有份能温饱的工作就行了。在唯一的血亲去世之后，她的生活重心将只为患了白血病的病童努力。

“喂！我可没有说不准你去当义工。”

裴紫马上怒气腾腾地瞪向她，不过是很友善的那种关爱眼神啦！

罗梦心和她一样都是华裔子女，当一家迁移至美国定居后，便在这里落了根，也拿到了绿卡。

但是罗梦心却不比一般移民的子女幸运，由于父亲在美国的生意失败，与母亲双双车祸死亡，留

下一个患有慢性白血病、年仅十六的弟弟和她相依为命，可是他也在去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捐献人而去世了。

因此罗梦心除了将心力投入工作之外，更用义工的工作填满每一个没有家人共度的夜晚。这样子的罗梦心令裴紫心疼，所以她只好选择允诺罗梦心提早下班……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不可是，我既然已经允许了，那么你就可以在做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后下班。你赶快走吧！如果还有事情的话，我会找葵葵的。”

苏葵伶是裴紫的另一位秘书，沉静的她当然也默许了罗梦心的这种行为。

裴紫假装烦厌似的朝她挥挥手，但是罗梦心知道裴紫的心意，暗自感谢在心。

“那么我就先下班了。”

罗梦心露出天真纯美的笑颜，点点头，正要步出裴紫偌大的办公室去整理自己的东西时，却又被喊住了。

“等一等，梦心。”裴紫那颗埋进公文堆里的头又略微抬了下，很快地翻翻手边的文件。

“什么事情啊？总经理。”

“明天在波塞顿大饭店有一场慈善晚会，我和葵葵都抽不出时间去，你就代替我们去探访吧！”

裴紫瞄了眼罗梦心身上那一袭始终拘谨的三件式套装，以不敢恭维的声音说：“我可不许你穿得太寒酸，丢我们杂志社的脸，等一下顺道去领笔款子治装，买几件新衣服，知道吗？”

罗梦心早已习惯了裴紫嘴巴上的关心方式，因而回给她一个阳光般的笑脸。

“知道了，总经理。”这才欢喜地退出办公室。

裴紫目送着她小小的背影消失在门后，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

唉！叫她去参加那样的慈善晚会，她是一定会很高兴的，毕竟她现下正为了白血症病童募集捐款一事，忙得像只不停旋转的小陀螺，可是……她瞄了眼记事本上头的宴客名单，主办人是武撒霆和武撒宇兄弟，不禁皱了眉。

希望可人的罗梦心不要去招惹到他们，这两个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东方撒旦。不过话说回来，罗梦心根本不是这两兄弟喜欢的类型，所以她好像是白担心了。于是天生乐观的裴紫马上把这件事情抛到脑后，提起精神继续埋首在公事堆里。



“哎……好难喝。”

罗梦心对着手上一杯看似绿色又似蓝色的饮料吐吐舌头，把它放回侍者手上的托盘，舒舒方才皱拢的眉心。真是有够难喝的酒，算了，她还是认命地喝喝综合果汁吧！她挑了一杯粉色的果汁，一边喝，一边观察起会场的地形来。

唉！谁教她刚刚一进入会场，满脑子想的都是要为白血症病童筹款的事情，因而兴奋过头，就连自己拿了什么饮料也不知情，直到喝过才晓得自个儿拿了杯怪酒，呵呵，很好笑吧？

波塞顿大饭店是近几年来波士顿集团经营得最有声有色的超大型饭店之一。

除了它的古典式建筑外，最主要的是它的创办

人把三十楼以上的房间当成俱乐部用地一样，只开放给入会的上流社会人士使用，引起了社会上一番议论。

怪的是，还真的是有不少人争相入会，也不管自己是否当真需要一间总统套房，反正抢得了这一张贵宾卡，就好似捧了一张值得吹嘘的金牌一样。这种花大钱去买一个固定牢房的人最教罗梦心嗤之以鼻。

而另一个令社会名流全都聚集在这里的原因，是波塞顿大饭店的创办人——人称东方撒旦的武撒庭及武撒宇可能会出现在晚会上，使得一些想和他们攀上关系的商界人士、名媛淑女，全都聚集在这儿，引颈企盼着。

罗梦心也没有真正地瞧见过他们的长相，不过据说这两位东方撒旦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也就算了，竟然连其邪俊的气质都如出一辙，教无数女子的芳心全给狠狠地掠了去，讨也讨不回来。

罗梦心曾经在自个儿公司的杂志封面瞧见过他们的照片。

他们两人，一人的眼眸是紫，一人的眼眸是蓝，五官全都出色得有如雕像，邪鹰似的气质吸引众人的目光，继而一见钟情。

两人也都留了一头黑亮的长发，一人随意地披在身后，带着丝慵懒的气息，微抬着性感的下巴，傲视群伦。另一人则束了条和眼色相同的发带，耸着浓眉，森冷如冰的眼直勾勾地盯着正前方。

罗梦心猜想，那一日替他们拍下这张照片的摄影师，说不定被这阎罗般的眼神吓得半死，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否则这封面看起来也不会如此粗糙，看似只拍了一张就交差了。

不过，它依旧替她们的杂志社赚过大把大把的美金，所以她也就不很在意到底蓝眸的人是武撒霆，还是武撒宇了。她一点兴趣也没有。

毕竟她们总经理儿时的单恋对象黎静首也长得帅气十足，人又十分随和，而且最起码他不会让她感到危险，有大拉警报的冲动。

所以啦，她还是适合温柔的男人，像武撒霆、武撒宇这两名具有侵略性的男人，她还是敬而远之

吧。

再度啜口手上的果汁，罗梦心发觉会场里头的人愈来愈多了。她高兴地将果汁喝完，想起今天晚上的任务，不自觉地笑开了嘴。嘿嘿嘿……在这个冠盖云集的场合，她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为病童募款的机会。因此她胸有成竹地打着杂志社代表的名号，朝她一眼瞧上的第一头肥羊接近了。

波塞顿大饭店的最顶层。

一名跷着二郎腿，靠坐在一片落地窗前的男子正独自吞云吐雾着。

而偌大空间的右手边第一扇房门里，传出了阵阵女子的呻吟声，和着断续娇喘，半晌才遂缓。

“啧！什么地方不好，跑到我这里来？”

黑暗之中，这名男人咕噜着粗话，隐约可见他随意在身后扎了条发带，将他那一头黑如夜空的长发束住。他森冷的蓝眸瞄向一名推门而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那男子穿了他的睡袍，倏地将室内的灯扭开。

“为什么不开灯？”

那男人在一阵激战之后，汗竟半滴都流不出来，只是微撇着他那性感的唇，带着一丝兴味地看向他的胞弟。他的黑发狂乱地披散在肩后，那模样九成九……不！该说是百分之百像极了人们给他们的评语——撒旦。

“你行了吗？现在可以请那个下贱的女人离开我的水床吗？大哥。”盘踞在皮椅上的男人捻熄了手上的烟，像只猎豹似的朝他踱近了。

“贱女人？”那穿了睡袍的男人移向一边的吧台，为自己倒了杯加了冰块葡萄美酒。

“那个女人可是现下当红的玉女歌星，撒宇，别伤了她的自尊心好吗？”

自尊心？武撒宇，也就是撒霆的弟弟，仅晚他五秒钟出生的大男人，马上嗤之以鼻。

“那个女人要是有自尊心的话，也不会在认识你不到一个钟头，立刻就和你什么了。”

他到现在还是很生气，气武撒霆随随便便地带女人来他这里，害得他都失去下楼参加宴会的好心情了。武撒霆登时朗声大笑了起来，马上遭到武撒

宇的冷眼瞪视。

“既然你那么在意你的水床已经被女人睡过了，那么我明天叫人换一张同款、全新的给你。”然后他仰首，喝尽了那杯冷饮。

房里的女人有动静了。显然她是被武撒霆的笑声给牵住了心神，步出房门却发现，刚刚跟她一起的男人居然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人？

“霆？”她穿着白色衬衫，呆愣地站在原地，目光来回审视着两人。

武撒宇挑高了粗眉，下巴微抬，不屑地将目光移开：“撒霆，你这一回挑的女人真差。”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差，差得连他都不得不开口说说他了。

啧，什么玉女歌星嘛！一头宛如稻草的金发，身材是不错，腰肢也不盈一握，但就是胸部太大……撒霆不怕被闷死吗？他看了都觉得厌恶。

还有，那一脸可能原本是很好看的妆，在方才的运动之后，只剩下可怕的残妆，教他想吐。这种女人撒霆都还可以奋力不懈，他还真是服了他的不挑嘴，嗟！

那女人闻言，苦着一张美脸，马上就依着情势认对了男人，靠近了武撒霆身畔，委屈地攀住他那只没有拿杯子的大手。

“霆……”这娇媚的声音颇有要武撒霆帮她扳回劣势的意味。

但武撒霆的紫眸瞬间闪过一丝只有武撒宇才能发觉的厌恶，没有推拒女人的手，只是举杯朝弟弟摇了下。

“撒宇，我看你先下去吧！一会儿我会把麻烦解决，叫快递将新的水床送来。”

知道这女人即将被遗弃，武撒宇只是淡淡地瞥了那女人一眼，反倒是听见有新的水床，唇边满意地勾起了一抹邪美的笑：“那就楼下见。”

他背对着武撒霆挥挥大手，便潇洒地离开了。毕竟他一点也不为那女人的下场担心，那又有什么好停留的呢？不如去楼下找点新鲜乐子，倒还有趣些。



“嘿嘿，罗小姐……呃，你该明白……在我……

呃，在我答应了要付出一大笔慈善款项的……呃，同时……你也作一些实际的回馈吧？”

罗梦心皱着细细的月眉，发觉自己正一步步被逼入这个阴暗又不易让人发现的阳台里，暗自咒骂自己的不小心。谁让她听见这位先生肯付出十五万美金资助白血病童、推广全美的骨髓银行时，高兴得忘了提防，就这么被困住了。

而眼前这个头矮小、有大大啤酒肚，却穿了一身紧身西装的男人正一脸淫笑地逼近她，仿佛不从这里榨一点油水回去，就绝对不会放过她一样。她十分害怕，却又不得不提起勇气站稳脚，伺机开溜。

“呃……杰克·罗莱先生，我只是负责筹款，并不负责特殊服务，请你高抬贵手好吗？”

放了她这只没啥斤两的小绵羊吧！

但是罗梦心的祈祷并未传达到上帝耳中，所以那人还是不断喷着口水接近她。近得她都闻到他身上的酒臭味，因而更加厌恶地攒起月眉来。

罗梦心一度考虑是不是要放声大叫救命，藉以

保住自己的清白。不过……她要是真的这么说的话，那么明天各大报的影视或财经版头条新闻上头就可以找到她的名字了。而裴紫和苏葵伶也会皱着眉头诘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是没有问到她们想要的答案绝不罢休。

所以……她还是赶快自救吧！

“特殊服务？呢……哈哈，这个好！这个好！”奈何这个笨男人酒真的喝多了，凭着酒意壮胆，又向前晃了两步，“我……呃，我要特殊服务……呃，所以呢……你跟我一起回家吧！咱……呃，咱们回去特殊服务……哈哈……”

该死的！他居然把她的话给扭曲成这个样子！罗梦心简直是快要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不是……狗屎！我才不做什么特殊服务！”

难得有人能够让她气得骂脏话，她火大到想狠狠地痛扁他一拳，如果他不是要捐钱的话，那她也就不用陪他在这里哈拉半天，自己的清白当然也就不会有堪虑之虞。

“不做……呃，特殊服务？”他一边说话，一边

打着酒嗝，走路东倒西歪的，却还直想扑往她纤瘦的身子。

罗梦心见状，厌恶地撇撇嘴。真不知这些有钱人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没事的时候尽办一些什么慈善晚会，不然就是劳什子宴会，她根本就不想来，但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病童，她还是不得不过来。

谁教他们有的是钱，不多从这些人的身上拿一点出来回馈社会，那还对得起社会大众吗？罗梦心兀自在心里骂得正气凛然，一双机灵水眸没有离开过那只一直都想伸向她胸部的大手。

“对！我该死的不是什么妓女、阻街女郎，所以不要把你的脏手放到我身上。”

稍稍放大音量地喊，罗梦心现下只希望有善心人士经过，对她伸出援手……不过呢，她好似也忘了，她眼前这一名登徒子，前一刻的身份正是宴会上有名的善心人士哟！

罗梦心战战兢兢地再度闪过他的利爪，却发觉他该死地欺身上来了。

“嘿嘿嘿……小宝贝，呃，就让我……让我好好

地疼你一次又一次又何妨？”

他充满酒气的口臭，也倏地吹进她的耳里，拂动她的秀发。

噢……她快不行了，好想吐喔。

原本她的酒量就不是很好，刚才在筹款的时候又尽兴地多喝了几杯酒，现下闻到他恶心的酒味，自然一股呕吐感由心底翻腾而上，都快要冲出她的喉咙了。

放开我！你该死地放开我呀！不要压着我不放！她就只差没有大声狂叫：我快吐了！

奈何她的个子本就娇小，那登徒子一压，她就被挡去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管道，令她活像只缺氧待毙的金鱼，死命地喘气，想将外头的空气吸进自己的肺囊，却老呼吸到一堆要不得的秽气，只有张大眼睛等死了。

不久，她感觉到胸部被魔爪一阵乱抓，疼得她流出了眼泪，可是下一刻，她身上的重量骤然消失，她不由得赶忙呼吸新鲜空气，咳了几下。

“嘿！杰克·罗莱先生，我怎么不记得我发的请

柬上头写了你可以在这里随意和女人调情一项呢？”这声音沙哑低沉，含着极讥讽的口吻。

罗梦心在止住咳意后，好不容易定神瞧向来人，只见他高大的身子被黑暗掩去了大半，站在三步之外。

他看似轻松地半仰高头，右手狠狠一揪，就教啤酒肚登徒子的腿悬空，踩不到结实的大理石地板。

“你……你是……”

喉口被领结锁紧，登徒子才颤着声音说了几个字，就瞧见那一双在月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的蓝眸，顿时吞了口口水。

“你说我是谁呀？”他那黑暗中仍隐约可见的邪美脸庞有如撒旦，登徒子还能猜不出他的身份吗？

眨了眨眼，登徒子的酒意蓦醒，以不自然的动作点了下头。

可是对于他的“回答”，蓝眸的撒旦老兄显然不甚满意，所以又将俊脸凑近了些，令他倒抽了一口气。

“嗯？你还没有告诉我呀？”

他的模样就像是猫逗着耗子玩，令登徒子咬了下牙，不得不握紧拳头。

“你——你是武撒宇。”

明明就是一副七窍生烟的模样，又得对人赔笑脸，呜……这口怨气他等一会儿找谁出？

“武撒宇?!”这回倒是一旁总算清醒的罗梦心惊叫出声。

想不到啊！这人称东方撒旦之一、一向冷酷无情的武撒宇居然也会管别人闲事，不巧地出手救了她，还真教她讶异。

武撒宇是听到罗梦心的声音了，但是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手上揪着的这名男人身上，所以索性也就不搭理罗梦心了。

谁教这家伙敢在他举办的宴会里，随随便便和女人……这已经犯了他的大忌，而且他也不想饶恕他。

“嗯，你没有认错人，很好嘛！”

很多人都是靠眼眸的颜色来分辨他和武撒霆，显然，这登徒子也不例外。武撒宇的蓝眸闪过了一

丝讶异的光芒，突地将他抓紧的领子缓缓放下。

登徒子站稳脚步后，凝视着武撒宇森然的目光，竟又不自觉地起了阵鸡皮疙瘩，“武……武先生，如果你没事的话，那我……我想回会场去了。”

事实上他是想立刻逃回会场里去，却不得不颤着声音先行报告，只因武撒宇他那狩猎般的蓝眸，正带着丝残暴睨视他。

“等一下，杰克·罗莱先生。”

“啊……是、是的。”

“这个嘛！我想……就请你等一会儿捐个五十万美金，毕竟我们这次的慈善晚会，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有力人士来推动，所以就麻烦你了。”

“啊……是、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然后登徒子飞也似的离开这个偏僻又黑暗的阳台，只能当作是花钱消灾，蓝眸撒旦不要在商业界找他麻烦，那么他就该感谢上帝了。

武撒宇抿抿唇，对于那个落荒而逃的背影嗤之以鼻。他嫌恶地拍拍自己的手，大脚一旋，正要离开时，却被一个细小的声音给喊住了。

“等一等，武先生，请你等一下。”罗梦心理理自己身上被扯开的衣襟，想向武撒宇好好地道声谢，却发觉他的蓝眸不耐地睨着她。

那眼神像是在说：有事吗？却吝于跟他不感兴趣的人开口说话。

罗梦心原本想好声好气地向他道谢，但是在看到他不屑的目光后，她也火大了。

什么东西嘛！有钱就了不起？有钱就神气了？跼得二五八万的，要不是他有恩于她，她才懒得叫住他这等自大的家伙。

瞧见这名衣物有些凌乱的女人的眼中掠过一丝厌恶，武撒宇撇撇唇角，高大的身子转了过来，双手抱胸，头微侧地抬高下巴。

啧！女人会以这抹厌恶目光看他的着实不多，像他刚刚只不过是在会场绕了一圈，就不知迷倒了多少名门千金。于是他有趣地注视罗梦心，她仰高小巧的下巴，倔强地撇开秀丽的粉脸，这维护自尊的表现，竟牵起他的一分兴味。

有趣！这小女人有趣极了！武撒宇放肆地上下

打量她，从她那新月似的细眉、长扇似的睫毛、晶亮的水眸，俏皮的鼻尖、丰润的红唇和饱满的胸脯，一直打量至她脚上的蓝色高跟鞋。

罗梦心的心不安地狂奔着，忍不住想跟方才的那一个登徒子一样，马上逃离此地。现在，她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有东方撒旦这个响亮的外号了。

他真的是很有这种“本钱”——被称为撒旦……

“谢谢……刚才真的很谢谢你。”

道完谢了，罗梦心很想拔腿就跑，可是她还是深吸了一口气，挺直腰身，跨出第一步，想自他的身侧从容离开。

天啊！没有料到她才走到他的旁边，竟听到他开口说话了：“啧，你还真不是普通的矮。”

什……什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啊？

罗梦心气愤地转身，想怒瞪他一眼，却发现……噢，她的视线水平竟然只达到他的胸部下方……

天！这名蓝眸撒旦还真不是普通的高大耶！

身材又结实，也难怪刚刚的那人会吓得抖掉了全身所有的鸡皮疙瘩。

不过呢，她罗梦心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才不怕他哩！于是她奋力地抬高下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身高不高又不是她自己愿意的，他居然敢这么大咧咧地说她，太过分了！

## 2

“你刚刚说什么？”罗梦心哑着嗓音问道。

他要是敢再当着她的面，说上一次她矮，她就要扭断他的脖子。

可是罗梦心的心里才刚刚撂下狠话，这个该死、厚脸皮、自大的男人就又挑衅道：“你耳聋吗？我说你实在是太矮了。”

武撒宇喜欢看她黑眸充满火焰的模样，那瞳眸炯炯发亮，就是跟其他的笨女人不太一样，有趣。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罗梦心这回是真的被他给惹毛了。

“说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都没有关系，我说你实在是太矮了，杰克·罗莱先生实在是太没有眼光了，要也要找一个好点的货色，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身材很差啰？”

罗梦心踮起脚尖，一双葱玉般的小手想要像他方才一样，揪住他的衣领，却很不幸地，她只能够抓着他的前襟干瞪眼。

结果还是武撒宇蓦地将他邪美的俊脸靠近罗梦心的粉脸，才让他们四眼相对。

“我只是说你矮，并没有说你身材不好，事实上呢，”他故意瞄了一眼罗梦心几乎整个贴在他身上的胸脯，扯了下嘴角说道，“你还挺有肉的。”

挺……挺有肉？

“啊！”罗梦心闻言，这才心律不整地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也才发觉武撒宇把她半搂在他的身上，现下她正贴在他的身上而不自知呢！

“放我下来！快点放我下来！”罗梦心涨红了一张俏脸，粉拳也急急地落在武撒宇的身上，大声喊道。幸好这个阳台的位置偏僻了些，又有一道玻璃阻绝会场的喧闹声，所以里头的那些名流绅士、淑女，压根儿就没有听到罗梦心的大呼声。

“啧，你真麻烦。”武撒宇见她一副咬牙切齿、呼天抢地的模样，蹙起眉首，很没耐心地放下她。

“咚”的一声，罗梦心重心不稳地跌坐在地上，哀叫了一声：“哎哟！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武撒宇则是被她脸上变化万千的表情给弄得露出一抹纯然的笑意。

这女人还挺可爱的……是啊！比起那些仅只是发泄生理需要的女人，着实可爱得多。

他还是侧着脸、抬高下巴地盯着她慢慢站起来。蓦地，他心思一转，半弯了腰，俯近她那痛得呲牙咧嘴的粉脸，又吓了她一大跳。

“哇！你做什么？人吓人可是会吓死人的耶！”罗梦心被他那么一气，顿时也忘了开始时犹存的惧意，狠狠地瞪着他瞧。

哼！要比赛瞪眼睛，她会比不过他吗？

而她那鼓着腮帮子、努力瞪大眼睛的模样，让武撒宇“噗嗤”一笑，不一会儿就在她的身侧弯腰大笑起来。

“哈哈……天啊！哈哈……你那个样子好像……好像一只天竺鼠嘛！哈哈……太好笑了……”

天竺鼠！可恶的家伙！他这一回居然敢骂她是一只天竺鼠！

罗梦心气得浑身发抖。

她半眯了水瞳，盯着武撒宇因笑而耸动的双肩，恨不得踢他一脚，把他剁成肉酱，为民除害。

武撒宇笑了许久才抿着下唇，面无表情地看她。

那蓝眸变化万千，现下看来又非常的认真，令罗梦心怀疑，说不定他真的是撒旦投胎转世，不然那俊脸怎么可以说变就变，一下子又让她害怕了起来？比翻书略胜一筹喔。

“看什么看！刚才骂人的可是你，不要瞪我。”

罗梦心重振勇气，说完了这些话，就想举步从他身

畔离开，但是蓝眸撒旦却毫无预警地拉住她的藕臂，也拖住了她想逃命的娇小身子。

“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

“干什么？若是要我道谢的话，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赶快放我走吧！我的腿都快发软，站不住脚了。罗梦心很想将未完的话告诉武撒宇，但是又觉得自己这样讲太不争气了，所以话只说了前半段，就硬想扯回被他拉住的手。

武撒宇可是一点放手的念头也没有，相反地，他闻到这女人玉颈上混着肥皂和洗发精香气的味道，觉得……这女人实在是愈来愈对他的胃口了。虽然她的身高不及格、她的脸蛋不及格，甚至连她的身材都不太及格，但她就是对了他的胃。

因此他心想，或许……这阵子该找些这样的女人尝尝，换换口味，也许就不会有这股新鲜感吧！所以武撒宇露出自认为最邪美、最吸引女人的微笑。

“你来当我的女人吧！或者，要我捐钱，你就给我些特殊服务也行。总之，你来我那待一个月吧！”

他预计这个小女人差不多一个月就够他厌倦了。

罗梦心则是被他这席话给震得目瞪口呆。

他说什么？要他在他的床上待一个月？！她的脸马上更加嫣红，双手朝他用力一推。

“开什么玩笑？要我在你那待一个月？哈哈！你就算是给我三百万美金我都不要，你别想了！”然后罗梦心趁武撒宇怔愣于有人竟拒绝他时，赏了他火辣辣的一巴掌，匆匆忙忙地逃逸无踪。

“她居然敢打我！”待武撒宇回神，想伸出大手抓她回来的时候，她娇小的人影就已经消失在玻璃门后，令他气绝。

“该死的！下次我要是不让你成为我的女人，我就不叫武撒宇！”他抚着生平第一次被女人打的脸颊，蓝眸闪着怒焰地说道。

随后，他即刻派人去打听罗梦心的下落，打算将她擒回，让她一个月都服侍他。嗯……这个主意好！

第二天，罗梦心一反平时的精神奕奕，垮着一张脸怒气冲冲地去上班了。

她才一踏入秘书办公室，苏葵伶就闻到她身上

的火药味。

“梦心，你怎么了？”她的手上拿着一杯咖啡，轻啜着问道。

罗梦心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努了努嘴：“哪有什么？只不过昨天晚上碰到了个色胆包天的蓝眸撒旦，他说要我当他一个月的女人，陪他……嗯，就是你知道的事啦！”她说不出“上床”这两个字，只好含糊带过。

但是靠在办公桌旁喝咖啡的苏葵伶可直起身子，皱了眉头：“蓝眸撒旦……梦心，你说的该不会是那对东方撒旦之一的弟弟，武撒宇？”这个家伙换女人的速度跟他老哥比起来，那简直是不相上下。

可是，他又是怎么看上罗梦心的呢？这……她就有一点好奇了，因为罗梦心完全都不符合武撒宇物色床伴的条件。

这当然不是说罗梦心的条件不好，而是武撒宇的猎艳范围向来只锁定在长腿姐姐的身上，像是模特儿啦、广告明星啦……不但身材要高挑，配得上武撒宇的高硕身材，脸蛋也是万中选一的极品，

这……他怎么会看上罗梦心呢？再加上以武撒宇泡女人的纪录来看，能够在他的身边待上一个月的，就只有一位名叫泰拉娜的法国首席服装模特儿，但是呢……她很不幸地也在上个月被汰换掉了。因此武撒宇要罗梦心在他身边待一个月，这……说不定还是看得起她呢！然而罗梦心却一脸的不屑。殊不知这项消息要是放出去的话，这一间办公室一定会被那些迫不及待服侍武撒宇的女人给挤得水泄不通，恨不得掐死罗梦心。

“对！没有错，就是那个大浑球！”罗梦心气呼呼地答道。

因为那位蓝眸撒旦昨夜不仅扫了她的兴，还害她匆匆地逃离波塞顿大饭店，连款都没有捐到就回家睡觉了。可是呢，谁知道她才沉沉地入睡没有多久，这个蓝眸撒旦又跑进她的梦里去蛊惑她。他脱光了上半身，露出矫健身材，以一双天空似的蓝眸直勾勾地望着她，还对她……对她……

她该死地不愿意再想起来。这只大色狼！

苏葵伶见罗梦心都气红了一张俏脸，差一点笑

了出来。

“好啦！好啦！既然你都已经从魔爪下逃了回来，那就值得庆幸啦！”

苏葵伶觉得，说不定武撒宇只是在跟她开玩笑哩！却不知道罗梦心居然把它当真，并且气得半死。

“是啊！谁稀罕跟他在一起啊？哼！”罗梦心大声地安抚自己，引来苏葵伶的轻笑，她回头看了苏葵伶一眼。

“对……对不起。”嘴巴上这么说，她的心里却想着：是啊！你是不要和他在一起，但是对那堆拼命想服侍武撒宇的女人而言，却是这一生求之不得的事情呢！

又是下班前一个小时。罗梦心火速地整理桌上一堆资料夹，在苏葵伶的微笑目送下，敲敲门后步入总经理的办公室。

“总经理，这是今天你交代的资料，请过目。”

裴紫依旧是抬起了她的黑眸，睨了罗梦心一眼：“搁着吧！我一会儿再看。”

她瞄着罗梦心娇小的身子捧着一堆资料放到一

旁的小桌上，不自觉地皱了下眉头。

“总经理还有什么吩咐吗？”罗梦心精神奕奕地站在她的面前，笑开了一张秀丽的粉脸，这倒令裴紫不晓得该怎么开口跟她提这件事情。

“咳！”裴紫清了下喉咙，“梦心啊！昨天你去参加慈善晚会，有没有募到你要的款项啊？”

裴紫不提这件事情还好，一提起，罗梦心就觉得熊熊怒火又开始在她的胸臆中燃烧了。

那个可恶的蓝眸撒旦难……不成他打电话来裴紫这里乱说话了？心里愈想，罗梦心的脸上就愈加生气。

“没有，但是我已经把采访稿写好了，总经理等一下可以看看。”她语气僵硬地答道。谁教那蓝眸撒旦一下子要那人捐了五十万美金，又说了那么失礼……的话，害得她连忙逃走，哪还有心情去向其他人募款啊？

裴紫眼尖地抓到罗梦心的怒意，张大了眼。她果然还是沾惹了武家的两个兄弟，真是太不幸了。

“嗯，刚刚我接到了一通武先生打来的电话，他

说希望将下一回的报导交给你去做。”

裴紫刻意把话说得婉转些，因为她现下的表情已经是有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是……是吗？但是我并不是公司的采访记者，只是个小秘书，所以还是请总经理让其他的记者去采访吧。”罗梦心的粉拳紧握在身侧，咬牙切齿地回道。

相信如果武撒宇的人就站她面前的话，她一定会冲向前去拳打脚踢，外加狠狠地痛咬他一口，看他还敢不敢在裴紫的面前乱讲话。

什么交给她去采访……那分明就是假公济私，想乘机整她嘛！

“但是他说除了你之外，别的人去采访他都不见。”裴紫苦笑地说，而这也正是最麻烦的地方。

她是不晓得昨晚的慈善晚会他们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显然情况并不乐观。

“他凭什么决定一切啊？”罗梦心是真的火大了。这家伙以为有钱就能够决定一切？他还真的不是普通的可恶啊！

但是很不幸的，在这金钱挂帅的世界里，金钱的确在某些方面是万能的，就像……这件事情一样，裴紫根本无能为力。

“梦心，抱歉，在这方面他的确是有权力这么做。”

武撒宇要是拒绝采访的话，那么她们根本就访问不到他那一位比他更有如真牌撒旦的双生哥哥武撒霆。

而两位撒旦先生要是都采访不到的话，情况会更糟糕——她们下个月的杂志内容就会开天窗，然后失去公信力、卖不出去……紧接着就是面临倒闭的问题。

虽然裴紫是杞人忧天了点，但这也不无可能啊！所以她只能够尽量地说服罗梦心了。

罗梦心闻言，心中的怒火狂烧至顶点：“总经理，我不想去，你不能派别人去吗？”

裴紫换了一口气，动嘴劝说：“梦心，只是采访而已，他应该还不至于对你做出什么失礼的事情。”为了公司着想，她也只好将罗梦心推上断头台了。

而且她相信，武撒宇是不会对罗梦心动手的，因此才允诺让罗梦心前去采访，殊不知罗梦心的心里可不这么想。

哼！既然蓝眸撒旦要她去采访他，也好！顺便让他瞧瞧……她这只小天竺鼠是怎么咬烂他的大嘴，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于是罗梦心一副慷慨就义的模样，勉强答应了。

但是这竟然令裴紫感觉不到一丝放心，反而忧心忡忡……连她自己也想不出原因来。



美国的波士顿是东方撒旦两兄弟发迹的地点。而曾经是流浪孤儿的他们，因受到一位无儿老人的资助，以海神“波塞顿”的名字为公司名称，在短短十二年的时间内，奇迹般地闯出名号，这件事至今商界人士仍津津乐道。

波塞顿集团不仅仅经营观光业，他们的触角更伸向饮食业、服务业、航运业等等，收购并重新整顿营运不良的公司，把它们经营得更加有声有色，因此武氏兄弟的动向极为全美政商界人士所注目，

也亟欲与他们攀上关系。同时，武氏兄弟凭着商场上的冷酷手腕、独断精辟的投资眼光，加上放荡不羁、俊美似魔的外表，更是替他们赢来了东方撒旦的名号，让全美甚至是外国的女人无一不为他们疯狂。

而且他们做事的行动力快、处理公事也快，换女人的动作更快，但是女人们还是心甘情愿蜂拥而至他们的身边，替他们暖被。这让不少长相不错的男人大大地皱眉，同时叹气。

位于波塞顿大饭店五条街外，有一幢玻璃全黑的大型建筑物，那就是波塞顿集团的总部。而这栋建筑物的最顶层，便是武撒宇盘踞的地方。至于武撒霆这个行事怪异、神秘有余的紫眸撒旦，则是以喜欢开车上班为由，搬到了他在波士顿近郊购买的别墅去了。

在大楼顶层这个装潢豪华的住所内，陈设了一组高级的大型沙发、走路绝对不会听到脚步声的羊毛地毯、个人风味十足的阳台，还有特意挑高的天花板，上头装设了特殊遮阳玻璃，晚上还可以看得

到满天星斗，在在说明室内设计者的巧思与独特的品味。

推开旁侧的一道黑色木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超大号的蓝色水床。

而这也是武撒宇的个人癖好之一——喜欢睡水床。但是他的水床却从来不让女人上去，因为那会弄脏了他的宝贝。

所以至今都还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上去睡过，而在波塞顿大饭店的那一次意外，武撒宇则将它归罪于胞兄。他咒骂不已，直到武撒霆替他买了个新的，才稍稍息怒。

他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人，做事仅凭个人喜怒，算得上是一个很难讨好的男人。

水床前是一整排书墙和一张大型电脑桌……

忽然，水床右后方的白门被旋开来，武撒宇全身赤裸地走出来，健美、古铜色的高硕身上全都是出浴后残留的水珠。

他脚步沉稳地踱向水床，捞起上头一件白色浴袍，连身体都懒得擦干就将它穿上，随意地在腰上

打了个结，散漫地步向一旁的电脑桌。

当他拿起桌上的烟点上火时，一旁的电话响了起来。

“喂！”他的声音低低沉沉的，听起来是种享受，只可惜里头一点感情都没有，冷冰冰的，就如同他面无表情时的蓝眸，透着森寒。

“副总裁，罗小姐来了，你要下楼还是请她上顶楼？”秘书用英文恭敬地问着。

她总算来了！武撒宇嘴畔浮现一抹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

“叫她直接上来。”他要一次就把所有的事情搞定，然后让她心甘情愿地当他一个月的女人。

罗梦心背着背袋走进电梯，感觉自己的身子飞快地上升，她撇撇嘴角，一想到武撒宇有可能怎么整她，她就头皮发麻。

突地，电梯发出铃声，这才让她重新抓回注意力，踱出电梯外。

然而她才步出电梯，冷不防地撞上了一堵温热、阳刚又强壮的肉墙。她哀叫了一声，揉揉自己首当

其冲的小俏鼻。

“哎哟！是谁那么无聊地杵在路中间的？”她一咒骂完，头顶马上传来一丝轻笑声。她火大地抬头仰望，却吃惊得闭不上嘴。

这……这个撒旦的笑容还真不是普通的迷人，真好看……不过呢，她是绝对不会成为那些为他着迷的笨女人之一，绝对不会。

“小天竺鼠，下回不要再这么莽撞了，小心把人家给撞倒了，看你拿什么补偿人家呀？”

武撒宇明嘲暗讽的，意思就是说她粗鲁无礼，罗梦心闻言，心里的火气又往上窜升。

“谁是小天竺鼠啊？下一回你再这么说的话，我就缝上你的臭嘴巴。”她现在开始讨厌天竺鼠了，即使自己以前是很喜欢天竺鼠，不过从这一刻开始，她讨厌天竺鼠。

这回，蓝眸撒旦的轻笑声化为朗笑，再度令罗梦心怔愣了下。

嗯……其实，他笑起来很不赖，尤其是大笑的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性，或许……搔搔他的

痒，让他从采访开始笑到最后，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呢？罗梦心天真地想道。

不过她没有那么笨，当然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待武撒宇的笑声骤歇，他难得放下身段地弯腰跟一个女人说话：“小天竺鼠，你不是想缝我的嘴吗？我很期待嘛，哈哈……”

向来是只有女人自动踏上红毯诱惑他，而有女人说要缝上他性感的嘴这还是头一遭。所以他笑得肆无忌惮，甩着一头及腰的黑色长发，仰首捧腹。

罗梦心气极了，怒瞪着他狂傲的笑样，恨不得踹他两脚，外加一记响亮的耳光，但现在却只有咬牙切齿地站在原地。真是可恶的蓝眸撒旦，她简直是讨厌、也恨死他了！加上他又老爱用话戳自己的痛处，所以……罗梦心发誓这辈子跟他势不两立！

### 3

用力地推开武撒宇杵在路中央的高大身子，罗

梦心决定速战速决，做完了访问就到医院走一趟。

但是当她一步入室内，居然有种掉入陷阱的感觉，因为顶楼根本就不是武撒宇的办公室嘛！而是他……他居住的地方。

罗梦心方才被激起的怒火，慢慢地被一丝丝的恐惧所取代。

于是她忽地想到，她的另一位访问对象呢？“咦？我怎么没有看见另外一位武先生？”

她赶忙将背袋里的录音机及照相机取出来，装好了底片，就要拍照，却被武撒宇一把拉住并且一把夺下了相机。

“你不能在这里拍照。”他又瞧见罗梦心那冒火的水瞳，不知为何，他的心里每次都会出现一些怪异的感觉。嗯……有待研究。

“我是来做采访的，当然要拍一些照片回去……啊！”

话才说了一半，罗梦心这个反应慢了好几拍的小女子，总算瞧见这个蓝眸撒旦……居然只穿了一件白色浴袍就到处乱逛，真是变态！

武撒宇则趁着她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将她逼至一旁的墙上，以双臂钳制住她，将邪美的俊脸贴近至他的高鼻都即将点到她的小俏鼻。

罗梦心觉得她快要不能呼吸了……

“你在害怕些什么？是因为……我吗？”他的气息邪恶地撩拂着她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让她不知不觉地打着寒颤。

“谁……谁害怕你啦？不要随便地往你自己的脸上贴金。”罗梦心一双白皙小手挡住他贴紧的胸膛，灼灼的热力烧着她的掌心，令她声音变得有气无力，自己都觉得可耻。

武撒宇的目光胶在罗梦心那轻抖的红唇上，她的粉色小舌竟缓缓地轻扫双唇。

天啊！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下，发出一声近似渴望的呻吟，发觉自己开始有种挡不住的冲动了。

啧！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女人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应，他撇了撇嘴角，决定顺应自己的想法去做。

“你……”在罗梦心的惊喊下，他以唇覆唇，一偿欲念。

谁教他在昨夜见过她以后，就决定让她当自己新一任的亲密伙伴呢？

罗梦心根本来不及反应，他那性感的唇轻轻地舔舐着她的玫瑰唇瓣，温柔得跟他霸道的外表截然不同。

他缓缓地加深、再加深，直到罗梦心慢慢地将手扶上他结实的腰。她就快要完全地为他沉沦了。武撒宇忽地强挑开她的贝齿，与她湿热的软舌相触，熟练地引领她一尝接吻的真正艺术。她脑袋里的警钟这时才不尽职地响了起来。

不行！再这样子下去，她会跟着他一起滚到地毯上的。

“不...”

罗梦心勉强挤出来的拒绝被武撒宇辗转加深的吻给吞了回去，他的大手很技巧地溜进她的上衣里，让她再度睁大了水瞳。不过这一回她无力反抗了，只能够紧紧地攀住武撒宇的臂膀，慢慢地迎合他。

“啊.....不！你不要这样子.....”

“小天竺鼠.....我要你.....我要你现在马上成为

我的女人。”他的气息紊乱地吹在她的发梢上，也吹在她嫣红的脸上，趾高气扬地宣布着。

最后，罗梦心只觉得耳边一阵轰然巨响，两人在极致的快感和速度里得到了犹如重生的完美结合……

“梦心……梦心！”

罗梦心好不容易自唤声中惊起，不好意思地转头迎向一旁的苏葵伶，而她正以研究的目光巡视着呆愣的罗梦心。

“啊！对不起……我出神了。”她吐吐舌对苏葵伶一笑，企图掩饰自己从一大早就失常到现在的痴呆。

“你是怎么了？我看你好像都无法集中精神做事。”苏葵伶将手中的资料夹放到她的桌上，然后才在自己的座位坐下。

“呵呵，对不起啦！”罗梦心一边道歉，一边在心里咒骂着。

可恶！都是那个该死的武撒宇害的！他昨天居然……居然趁她全身松软无力的时候占有了她的第

一次……真该死！

罗梦心不自觉地抚着自己愈来愈燥热的粉颊，不知为何就是无法忘记昨天的初次体验。

同时，她的心里也泛着一股酸酸的、不是滋味的感受。因为他不管是接吻或者是做……做那事的动作都相当熟练，哼！想必是跟不少的女人练习过吧？可恶！

罗梦心就这样子一方面生着气、吃着小醋，另一方面她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女人迫不及待地想跳上他的床了。

武撒宇的的确确是个好床伴，但是……罗梦心叹了一口气，他也绝对不会是一个安于家室的好男人。所以罗梦心决定把昨天的一切忘了，反正那对武撒宇而言，一定并非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她也不能够太大惊小怪。

下了决定把它抛诸脑后，罗梦心开始振笔疾书，掰一篇昨天的采访稿给裴紫。

唉！谁教她昨天误入桃色陷阱，事后像只受到惊吓的小动物似的，趁他入浴时溜出他的公司，连

医院也没有去就冲回家。

因此，她是压根儿都没有采访到武撒霆及武撒宇，当然得自己掰一掰。

但是当她翻了下刚才苏葵伶拿来的资料，她竟顿时傻了眼，愣愣地眨动几下长睫毛，才皱了眉头。

“葵葵，你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拿来的呀？”她不得不向一旁专心办公的苏葵伶问道。

苏葵伶微抬了下头，瞥了眼她手里的资料，又埋首在工作中。

“那是楼下的警卫拿上来的，说是指名要给你的。因为我刚好回来，所以就帮你拿进来了。”对她的一脸惊讶，苏葵伶丝毫没有察觉到。

“是吗？”

罗梦心将视线调回资料上，心里不期然地闪过一丝怪异的情愫，她继续翻看下一页，再度吓了一跳。那是一张小小的便条纸，上头写着粗犷豪迈的钢笔字——我不会让你再逃开第三次了，今天下班我会去接你吃晚饭。

便条纸上没有署名，但是普天之下胆敢在她面

前，大咧咧地叫她小天竺鼠的男人，除了蓝眸撒旦以外，还会有谁呢？

罗梦心虽然臭着一张脸翻开下一页资料，可是却不能否认，她的心里还是有一点甜滋滋的。

其他的所有资料则是武撒宇和武撒霆的访问过程，其中还包括了三张照片。

第一张是他们兄弟的合照，地点不太清楚，不过奇怪的是，平时待人阴冷的两人都露出了微笑，并且搭肩站在一起。武撒宇脸上的笑颜，比昨天罗梦心看到的还教她心动，令她不得不脸红了下，继续翻看下一张。第二张是武撒宇的独照，他唇畔勾起一抹冷冷的微笑，西装笔挺地坐在黑色真皮沙发上，蓝色的眼瞳闪着懒懒的锐光，似王者、更似尊者。

罗梦心吞了下口水，别开脸几秒。谁教她瞧瞧瞧瞧，竟又想到了昨天的那一件事情，所以全身都不自在，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臀部。第三张则是武撒霆的独照，罗梦心一瞄，微蹙了下月眉。

他们兄弟两人的确是长得一模一样，就连身上

那抹狂傲、邪美的气质也都很像，这也难怪外界的人必须以眼瞳的颜色来分辨他们的身份。

而说不一定，就算是跟他们有了亲密关系的女人也未必分得出来，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但，她干吗在意那么多呀？

“梦心！梦心！你回魂了吗？”苏葵伶再一次皱着眉头叫唤她，一只小手也在她的面前摇晃个不停。

“啊！葵葵？”

罗梦心抓了下她的手，嘿嘿地讪笑几声。谁让她又想着武撒宇的事情，想到出神。

真是要命！他怎么老有让她失魂的本事呀？

“你还好吧？”苏葵伶瞄着罗梦心脸上的嫣红，关心地问道。

“我……我当然没事，你有事吗？”

现下就是打死罗梦心，她也不会承认自个儿在想念那个老爱损她、戏弄她的蓝眸撒旦，于是赶忙摇着头。

苏葵伶虽然觉得不对劲，却也没有逼向她。“梦心，你的动作再不快点的话，会来不及提早下班

的。”

罗梦心这才“啊”的一声，埋头苦干。

她待一会儿还要直奔医院呢……嘻嘻嘻，不过这样子也好，就让武撒宇扑个空吧！偶尔也要让他尝尝被放鸽子的滋味，不然他怎么会知道“礼貌”这两个字怎么写？

哼！狂傲的家伙是该给他点教训的！

可惜的是，罗梦心的放鸽子并没有损伤到武撒宇的傲气……

他在下班时间等不到罗梦心后，就回到自己的银色跑车里头，拿起座椅上的一份资料夹。

这资料夹里头，正是罗梦心的个人档案。诸如罗梦心出生时的照片、高中时移民的情况、父母车祸双亡、患白血病的弟弟过世后她全心致力于医院义工工作的情形……无一不详细。“啧啧！好家伙，这居然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一份小天竺鼠的资料？哼！你也太多管闲事了吧？”

武撒宇冷冷一笑，发动引擎，灵巧地拐了个弯，朝罗梦心当义工的医院驶去。

今天正是武家兄弟满三十一岁的生日，武撒宇照惯例送了个目前刚在巴黎冒出头的模特儿给武撒霆，当作生日礼物。

可看看武撒霆送给了他什么，居然是罗梦心的生平档案一分，真是的！

他还不如要一个女人呢！

在心里埋怨了同胞兄弟一会儿，银色跑车已驶进不远的医院停车场里。

他暗忖，等一会儿小天竺鼠见到了他，表情不知道会有多惊讶啊！

而他已经说过了，不会让她再逃第三次，那他就会身体力行，这她该清楚的，却还刻意走避。

哼！他非好好地教训她一顿不可，然后再把她架回去，好好地怜惜她。

她的身体非常地令他满意，要她一个月的确不是夸大不实，看来他当初的预言果然没错。

在一堆病人、家属和白衣护士的爱慕眼光注视下，他自信、傲气地疾步迈进医院里去。

好不容易向一位口吃得相当严重的柜台小姐询

问到罗梦心所在位置，他立刻踱向一旁的电梯，朝医院的五楼而去。武撒宇终于在病房里找到罗梦心，她正坐在一位患有白血病的病童床畔，跟围坐在她身侧的病童们说故事。

罗梦心并没有察觉他的到来，依旧是以夸张的动作和生动的表情诉说英雄打坏人那千篇一律的正义故事。

武撒宇嘴角噙着连他自己也未察觉的笑意，双手抱胸，斜倚在大门口。

瞧见罗梦心那泛着温柔的可人笑容，他心里竟对她多添了分喜欢，只是他自己不愿老实承认。

在他的生命之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女人有哪一个跟罗梦心一样，仅仅只凭一眼，他就断定了一定要她，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

这种感觉虽陌生，可他竟该死地一点也不排斥，这又是头一遭。

小天竺鼠带给他太多的第一次了！像找女人这种事情，他也是第一次做，只因向来都是女人自动送上门来由他挑，所以他会主动想要约一个女人吃

饭，当然也是第一次。

而在这么多第一次的刺激下，他想要小天竺鼠，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撒旦他向来做事只凭直觉，只要是他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因此他也没有理由放过小天竺鼠。

她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必须陪他，那么她就只得待在他看得到的地方。

不一会儿，罗梦心很快地就发现武撒宇了，因为一阵女子的抽气声传入她的耳里。

这个蓝眸撒旦……好像他所到之处都会引起不小的骚动。

但是她也很意外他居然那么快就找到她了。是公司里头的人说的吗？

于是她很快地将故事结束，抚着每一个小朋友戴了帽子的小头，朝他们微笑。

“梦心姐姐，你明天还会来吗？”蓦地，一个稚嫩的嗓音小声地问道。

罗梦心漾着笑意，伸出手抚了抚一名戴了白色帽子的东方小男孩的头：“会的，我还会再来，维维

不必担心。”

那个小男孩苍白但是天真的脸上，这才浮现了一朵笑云：“真的吗？那我明天还要听故事好吗？”

“好！我知道了，维维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护士阿姨会送晚餐来，嗯？”

小男孩满意地要在床榻上躺好，却忽地微侧了下头，皱眉问道：“梦心姐姐，他是你的男朋友吗？”

“咦？”罗梦心这才发觉，没有耐心的武撒宇早已经走到她的身边，一只大手搭在她的肩上，占有意味十足。而且他那高傲的下巴还是微抬，蓝眸闪着柔柔的异光，教罗梦心弄不清楚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但她不喜欢他的霸气，于是笑着朝小男孩说道：“他呀，他才不可能是我的男朋友呢！”

罗梦心才刚刚郑重否认完，武撒宇搭在她纤肩上的手就立刻用力捏了她一下。

她回头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武撒宇则是挑高了一边浓眉，耸了下肩，那潇洒的模样简直可以迷死那些“叠”在病房门口的女护士。

“该去吃饭了。”他的语气还是带着命令的口吻，不容质疑，同时也是叫她少浪费时间，快点陪他离开这里。

很显然，他是那种不太喜欢医院的男人。

罗梦心白了他一眼，又缓缓地对小男孩说道：“我得走了，明天见。”

武撒宇这才满意地扯正她的身子，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她却在走了一步之后，又停住了脚步，令武撒宇的蓝眸闪进一丝恼意。回头看了罗梦心一眼，发觉她的衣角被小男孩拉住了。

那东方小男孩的黑眼睛里不但闪着清楚的妒意，连小小的嘴巴也嘟得老高……这孩子是想跟他作对吗？武撒宇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让他全身打颤，垂下眼睑，却犹固执地拉住罗梦心的衣角，不肯放。

好有胆识的小子！普通的大男人看到他如此森冷的目光，都会马上退后三步，而这个看来才十多岁的病小子却敢公然挑战他的权威？

老实说，他的心里还有几分激赏，只要……病小子不用那种像是他抢去了他最重要东西的目光看

他，那他会更舒爽些。

“维维，你怎么了？”罗梦心浑然不知小男孩的心态，马上又倚近他的床榻。

而这举动竟让武撒宇大感吃味……他心里猛地骇了一跳。

他会为女人吃醋？这已经是他碰到罗梦心至今，遭遇到的第几个第一次啦？哈！而且还是跟一个小孩子吃醋，说出去不怕笑死人吗？

“梦心姐姐，你……你留下来陪我吃晚餐好吗？”

他不喜欢这个看起来邪气又俊美的男人，人长得高大不说，口气又那么的霸道，他才不适合温柔的梦心姐姐呢！梦心姐姐是他将来的老婆，他怎么可能随意地让给这么讨厌的男人？于是他紧紧拉住罗梦心的手，说什么也不肯放。

她也很想留下来陪他，不过武撒宇脸上森冷的表情教她心颤，不赶快带走他的话，难保这个性情阴晴不定的撒旦不会做出出人意表的事情。

果然，罗梦心的坏预感才刚刚在心头浮现，武撒宇唇边就漾现一抹令人发毛的冷笑。

“你叫维维是吗？”他踱近床边，故意把脸俯近小男孩。

罗梦心发现，他只要想威胁某个人的话，那么就会做出这个动作，以自己傲人的身高造成对方的压迫感。见小男孩缩了缩身子，罗梦心心疼地靠了过去，搂紧小男孩。

“武撒宇，你不要吓坏维维了！”她讨厌他老是那么为所欲为，难道他从来不晓得什么是为人着想吗？但是武撒宇这回将俊脸贴近她了，令她的心脏差一点忘了怎么跳动。

“我没有要吓他，只是想告诉他，你是我的女人，而且现在该跟我去吃饭了。”他还是以命令的口气跟她说话。

罗梦心听了冒火。

虽然她跟他上过床了，但是她可不是他的所有物，他怎么可以这么说？害得她的脸都臊红了起来。而且他的声音虽不大，但也足够让门口那些护士听清楚，真丢脸，难道他的脸皮比钢铁还厚吗？她快受不了了。

“武撒宇，麻烦你稍微看一下场合好吗？”

“看什么场合？你现在要和我去吃饭不是吗？”

两个人互相瞪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罗梦心落败，将粉脸撇开。

谁让他那双蓝眼有如幽深的大海，险些令她溺水。武撒宇忍不住伸手抚了下她的红颊，蓦地将手扶住她的后脑勺，把她拉近，狠狠地封住她的红唇，让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呼出声。

尤其是小男孩维维，他咬着下唇，眼眶里都快要流出眼泪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天下居然会有这么狂傲的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吻上他的梦心姐姐。

呜呜……他甘拜下风了。

## 4

“你疯了吗？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吻我！”

你……你简直是气死我了！”罗梦心一搭上他的银色跑车，马上对他开炮了。

武撒宇则在关上车门后，凝神注视她嫣红、可人的粉脸，突地倾身，她的红唇又被一记法式热吻封住了。

“唔——”

该死！他的接吻技术太好了，罗梦心不得不在心里承认，她有一点喜欢他的吻。

跑车里的温度顿时升高了好几度，这个充满欲望、热情的吻一直持续到他们俩都缺氧了，两张缠绵的唇才分离。

罗梦心的怒气适时地被武撒宇的热吻吞下，她痴呆地抚着自己被吻肿的唇，好一会儿才在武撒宇骤然开动跑车的晃动里，找回失去的心神。

她马上又气得不想和他说话，撇首看着窗外的风景。武撒宇则好笑地开着自己的车子，蓦地又皱起眉头。这个小天竺鼠又开了一次约会的先例——她是第一个敢跟他闹脾气、不想理他的女伴。

他以前的那些女人就算对他的行为有所微词，

也会耐着心贴在他的身上软声细语，有哪一个是一跟小天竺鼠一样，造反还能让他露出微笑的？

这回武撒宇的眉头皱得可深了。这一个月以后，不晓得是他有能力改变小天竺鼠喜欢对他发脾气的习惯呢，还是他有更多个第一次为小天竺鼠破了例？

不过，他还不讨厌才是最大的问题。天！难不成他真的像武撒霆所说的，他已经中了无可救药的爱情病毒？哈，那怎么可能嘛！只不过跟她上过床、吃顿饭都能中毒，他才不信哩，那他以前上过床、一起吃过饭的女人那么多，他岂不中了上百、上千次毒了？夸张！

银色的跑车利落地驶到餐厅的大门口，泊车的小弟立刻迎向前来。只因为他认出了撒旦财神的银色跑车，赶忙出来替武撒宇服务了，但是当他瞧见武撒宇今晚的女伴时，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竟然张得老大。

武撒宇对他的表情视若无睹，将跑车的钥匙丢给他之后，就强拉着犹在发火的罗梦心迈进餐厅里。

可是这种可笑的情况又再度发生在餐厅经理身

上，令罗梦心的火冒得更大。什么眼光嘛！真是的，一群没有礼貌的家伙，哼！瞧不起她姿色平庸吗？

武撒宇则搂紧她挣动的身子，让她完全地贴在他的身上，跟那名呆若木鸡的餐厅经理说话：“老位子。”他懒得说些多余的话，不过那一双鹰似的蓝眸倒是悄悄地注意着罗梦心的表情，一只手牢牢地定住她的腰，就怕她临阵脱逃，像前几次一样。

“嗯，是……是的，武先生请。”餐厅经理在猛眨了几下眼后，马上换了一副谄媚相，为他们带路。

途中，罗梦心也不是一个呆子，几乎是立刻就察觉了不少女人嫉妒的目光和男人投注在她身上的好奇视线，令她十分不自在。说真格的，当初如果知道只是吃顿饭会有这等排场的话，那么就算是打死她，她也不会笨笨地跟着他来了。可惜现在来不及后悔，她的手被武撒宇牢牢地钉在他的手心里，被他绅士地牵着走，而天知道，她是多么地想转身逃出去。

好不容易到达位子上，罗梦心立刻用侍者给她的菜单遮住整个小脸蛋。

而她这个稚气的动作则教武撒宇莞尔：“你这是在做什么？”他戏谑地拉下她的菜单，强迫她面对他。

“那你又是在做什么？我是很认真地在点菜啊！”她气得咬牙，把菜单抢回来，继续将小脸缩回菜单里。

武撒宇毫不自知地露出一抹宠溺的微笑，立刻向一旁看呆了的侍者点了一连串的菜名，教罗梦心听得头昏脑胀。他点那么多的菜，哪来的一连军队可以吃啊？

点完菜，武撒宇抽走她手中的菜单交给侍者，不一会儿就有人送餐前酒来了。

“你在生什么气？”见罗梦心撇开脸不理他，他受不了地伸出大手，将她的脸扳正。

罗梦心则是干脆地瞪着他，鼓起粉颊，打算就请他一个人唱一晚的独脚戏好了。

但是武撒宇居然朗笑出声：“哈哈……太好笑了，你的样子……你的样子真的很像只小天竺鼠，哈哈……”因为天竺鼠在吃东西的时候习惯把食

物含在嘴里，因此两颊会鼓得胀胀的，跟罗梦心气极时的可爱表情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才会老是叫她小天竺鼠，那个样子真的很……很得他的疼爱。

疼爱，没有错，他这个蓝眸撒旦终于有了值得疼爱的人，而且对象还意外地是个他最讨厌的短腿族……喔，这真的是非常有趣。

罗梦心简直是气炸了。

虽然他的调情技巧可以说是顶尖高手，但是他的个性这么的高傲、无礼，真不知以前追他的那些女人是怎么容忍他的？

“你真……喔，惨了，还是有麻烦来了。”罗梦心本来想开口斥责他一顿的，但是她才说了两个字，远远地就有一名金发的妖媚女子款摆美臀而来。

武撒宇瞥见罗梦心一副天降大祸的模样，又笑了几声，才慢慢地止住笑意。跟小天竺鼠在一起，他的心情似乎都满不错的。直到那个声音敲进他的耳膜里，才让他蓝眸里稍稍闪过一丝不悦。“撒宇，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见你呢！”

待她走近，罗梦心也认出这个金发女子是谁了。她是美国最近极为走红的一位电视连续剧女星，据说最近要推出专辑，进攻唱片市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人。

武撒宇连回一下头也没有，忽地敛起脸上的表情，令罗梦心吓了一跳。

这表情跟她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很像，仿佛防备着所有的人，有跟所有的人划清界线的感觉。

见武撒宇不答腔，金发女子先是尴尬地扯了下嘴角，然后故意轻视地睨了罗梦心一眼，贴近武撒宇的身旁：“撒宇，是我啊！我是可罗莉亚啊！”

罗梦心在她靠近武撒宇的身畔时，心里竟泛起一丝酸楚。

武撒宇这才微微侧首，将一双半闭的蓝眸飘向她，那傲气、邪美的表情让他看起来始终含带一丝野性的危险。但是通常女人喜欢的就是这一股危险的气息，而且愿意为它奋不顾身。

“你也来这里吃饭？”他的嗓音放低了许多，罗梦心则是继续想着离去，她动动身子、翻翻手，却

不意瞥到他的眼角余光正停留在她的身上，好似知道了她想落跑。

罗梦心再度将脸撇开，可是却不能够把耳朵捂起来，所以她蹙着眉，强迫自己将视线投向外头的夜景，但耳里仍是传来了他们的对话。

“是啊！撒宇，这一位该不会是你的新女伴吧？”可罗莉亚别有意味的问话令罗梦心回首，她发觉对方正以敌意的目光瞟着她，仿佛在说，你的身材和脸蛋都跟我不能比，你还是趁早打消对武撒宇的意图吧！

罗梦心不理她，懒懒地将右手支在下巴上。这回，她倒要看着武撒宇都是怎么对付下堂女伴的，她也好用来做做参考，以备不时之需。

但武撒宇竟出乎她意料之外地，低低发出轻笑。他的一只大手更不客气地覆在罗梦心的小手上：“对，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

是呀，像一只可爱的小天竺鼠。罗梦心瞪着他，没好气地想着。

幸好他没有真的把“小天竺鼠”这四个字说出

来，不然她一定冲过去咬他，让他知道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她？是你的新女伴？呵呵呵，撒宇，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可罗莉亚发出那像是练习过好几万次的娇柔笑声，令人感到刺耳和做作。

“我的样子像是在开玩笑吗？”武撒宇凝住蓝眼里的戾气，却似笑非笑地说出这句话。

可罗莉亚骇然止住笑意，明白武撒宇是说真的！

这个整整矮了他约三颗头的娇小女子真的是他的新女伴？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着可罗莉亚呆痴的样子，武撒宇也干脆下逐客令了：“可罗莉亚，如果你没有事情的话，就请你不要打扰我们用餐。”他的语气森冷冻人，不带一丝感情。

罗梦心这下不再有吃醋的感觉了，相反地，她可怜她。看着可罗莉亚丧气地离去，罗梦心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武撒宇的下堂女伴真可怜。而她呢，是绝对不会让他这么对她的。

哼！她可是有绝对的自信喔！

接下来的几天，武撒宇把罗梦心原来平凡的生活变得天翻地覆。

首先是那一日的餐厅用饭，有心人士将它渲染得不堪入耳，说她是如何、如何的丑陋跟矮小。

真是不公平，害她回家之后，不停地在镜子前猛照自己。她左看右看，上看兼下看，老觉得自己长得不错呀。为什么被批评得一文不值？是因为她没有可罗莉亚漂亮，没有比可罗莉亚高？后来想想，算了，她无心也懒得再理会，太累人。

紧接着武撒宇便开始大咧咧地、完全不顾她的抗议，接送她上下班、一起吃饭、一起到医院看病童……意外地展现他难得体贴的一面。

罗梦心当然不介意有个免费的司机开车，但是对于他时时偷袭的热吻和口口声声地要求和她亲热，她实在是愈来愈招架不住。而这也是为什么她老是闪躲他的跟随，却老是失败，所以硬是抗议他接送的原因。

可更令她生气的还不只这个，蓝眸撒旦在她面前说她是他的女伴也就算了，他居然当众宣布了。

隔日便仿如天下皆知，硬生生地在她身上贴上他的所有物标签，令她气绝。

同时也搞得她上班时不但得忍受裴紫和苏葵伶的关爱眼神，就连一些暗自爱慕武撒宇的女同事也都找机会给她脸色看、恶整她，让她暗自喊苦。

不过，她并没有把这事透露给武撒宇知道，只是狠狠地报复在他身上，可惜……至今一点成效都没有。

这个蓝眸撒旦还是一天到晚想哄她上他的床，为期一个月，听得她的耳朵都快长茧了，不明白他这么做有何用意——

“唉！”罗梦心重重地叹了口气，将笔丢在桌上，无心办公，引起苏葵伶的注意。

“怎么？你在想你的撒旦情人？”她半开玩笑地说道，看到罗梦心夸张地翻了个白眼。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应该知道的，我逃都来不及了，怎么有可能想……想他呀？”纵使俏脸嫣红，她仍是固执得不愿意承认自己方才想的人，正是苏葵伶口中的撒旦情人。

“是吗？”但苏葵伶就是一副不相信的模样，更是令罗梦心苦了一张小脸。

“算了，让你去随便猜想好了，我去一趟洗手间。”于是她踱离苏葵伶那犹如可以看透人心的视线，转进走廊底的洗手间，却意外地发现上头挂了个“清洗中”的牌子，让她不得不走到下一个楼层去解决问题。

“真是该死！我这一阵子的运气怎么那么好？”她一边低咒，一边来到另一层楼的洗手间，里头意外地居然没有人。罗梦心暗自庆幸不用遭受到其他女同事的杀人眼光，赶忙闪进一间厕所里。可是她才进去没有多久，就有两个女同事进来补妆了。

“喂！你看过今天的杂志了吗？”一个声音较高的女声扬起。

另一个有些低哑的声音则回答：“杂志？什么杂志啊？”

“你还装蒜哪，就是你今天带过来的那一本，咱们公司头号敌手发行的，封面是武撒宇的那本搜密杂志啊！”

“怎么样？”她的声音稍稍提高了，一提起大众情人，便多了丝兴奋的味道。

“你还没看过内容啊？”似乎有一点不相信她居然没有看到这则大消息。

“我……我今天早上一带过来就被你们抢去看了，我哪知道里头写了什么？”她被追问得有些心虚，原来她买那本杂志是为了那幅武撒宇的封面照片。

“是吗。”同伴的声音里充满了不信任，“算了，那我直接告诉你好了！咱们总经理的罗秘书被武撒宇甩掉了。”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她昨天上班的时候，明明看到武撒宇开车送罗梦心来上班，两人还当众吻别，怎么今天就……

“杂志里头写的啊！武撒宇要和那个法国的首席模特儿，那个叫什么泰……什么娜的复合啊！”

“泰拉娜？！”

“对啦！没有错，就是她，所以你说罗秘书是不是被甩了？”

“可是……他们两个在一起都还不到一个月也！”

“拜托，武撒宇换女人的速度可不比武撒霆慢，况且罗秘书长得又不怎么样，身材又不挺好，你说她能够在武撒宇的身边撑多久啊？”

听她讲得非常不屑，罗梦心的脸都阴了下来，握紧了粉拳，一副很想冲出去扁人的模样。她虽然不否认乍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是有一点复杂、微酸，可是想扁人则是因为那女的居然说她长得不怎么样，然后又批评她的身材。

可恶！她就知道跟这位蓝眸撒旦在一起，绝对不会有什好事，尤其是被批评成这个样子，武撒宇又传出“抛弃她”的消息。她再也忍不住了，她要去找武撒宇，叫他把这个什么抛弃她的事情向大众解释清楚，然后就再也不跟这位麻烦先生见面了。

今天罗梦心一样提早一个小时下班，不过在下班之前，她接到了一通武撒宇的电话。

“喝！小天竺鼠，今天我临时有事，没有办法接你下班、陪你去医院。你……自己坐车要小心一点，我九点以后再给你电话。”

不待她回答，他就匆匆挂断电话。武撒宇连讲电话也如此霸气。不过他语末的僵硬关心令她甜进心坎里，却忍不住深攒起了眉头。心里暗忖，奇怪了，她在人前不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下堂女伴？那他口吻里的那丝温柔又是什么？

武撒宇不来接她，大概是跟那位叫泰拉娜的法国模特儿在一起吧……不过，这又关她什么事？哼！刻意忽视心中的醋意，罗梦心在裴紫和苏葵怜欲言又止的表情中踱出办公室，离开公司到医院去。

“啪”的一声，一本杂志被丢在办公桌上。

武撒宇的一双蓝瞳充满了阴然，可是嘴角还是勾起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双腿优雅地绕着，双手也悠闲地交叠在胸前，可是他所吐出的冷冷言语，令任何人听了都明白，他正处于盛怒中。

办公桌上的那本杂志被翻到了某一页，里头有一张被放大的照片和一个可笑的标题，而照片里的男主角正是武撒宇本人。

“什么怎么回事啊？撒宇。”泰拉娜妩媚地撩了

下一头披肩的棕发，力图镇定地朝武撒宇嫣然一笑，可惜成效不大。

武撒宇锐利地瞥了她一眼，差一点就教她软了身子，摊在沙发上。

她一向都知道撒旦兄弟的阴狠，尤其是在处理“退休女伴”这件事上，他们的冷酷无情更是著名。

况且她还拿了武撒宇一百万美金的分手费，现下又捅下这篓子，他不找她算账才怪哩！只是她没有料想到居然会那么快。

武撒宇这回连话也懒得说了，他直接把桌上的杂志甩到她的面前，碰巧就掉在她火红色高跟鞋的前端。泰拉娜抖了一下，握紧自己放在美腿上的双手。她偷偷睨了武撒宇一眼，才抬起脚前的杂志，不用看她也知道里头登了些什么，因为那正是她安排的。

她想要再回到武撒宇的身边、武撒宇的床上，当武撒宇的女伴，所以用了这种九死一生的方法来让他再次注意到她。但是……似乎不甚成功，他看来岂止震怒而已。这令她开始觉得自己做错了，也

用错方法，她太天真了！

于是她假装瞄了眼杂志上的照片，那是他们一个月前在法国巴黎服装展后的合照，她手上拿着大把花束，偎在武撒宇的身畔，笑得很开心。

“我并不知道这一件事情。”她娇笑了一下，尽量冷静地说道。

“是吗？”武撒宇的语气比冰还冷。

“这是真的，而且我远在巴黎，我——”

“停！你以为我真不晓得事情的真相吗？”

当五个小时以前，武撒霆把这本杂志送到他手上之后，他的心情就有些莫名的飘浮不定。

为哪桩，是啊！他居然在想，小天竺鼠会不会看到这一篇报导？然后有什么感想？他还真是快疯了。因为他竟然在意小天竺鼠的反应，喔……老天！他几时曾经为他的女伴这么设想过了？

所以他需要一点情绪上的发泄，也因此才把在纽约走秀的她找来，亲自审问，藉以转移自己对小天竺鼠的那分……愈来愈无法控制的感觉。

“事情的真相？”泰拉娜现下有点寒毛直竖的感

觉了。难道他调查过？她简直是无法再想象下去。

“说吧，你想要多少钱？”武撒宇骤然坐正，打开自己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本支票簿，无情地望着她。

“撒宇……”泰拉娜顿时傻眼，再一次领教到他的冷酷无情。

他们可是曾经有过最亲密的肉体接触的两个人，如今却形同陌路，教她忍不住想哭。

“你不要再拖拖拉拉的了，要多少钱快说吧！”他决定等一下要去找小天竺鼠了，跟她吵吵嘴都胜过在这里应付这个女人。啧！真教人受不了。

“撒宇，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泰拉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朝他走了过去。

她一面脱着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接着一件，企图再以她最自豪的身体去魅惑他，她记得撒宇以前说过，她的身体是最美的！

但是武撒宇只是冷冷地瞧着她，那一双比天、比海还要蓝的眼瞳丝毫显露不出他此时此刻的想法。

于是泰拉娜接近他，将衣服脱得一丝不挂，赤

裸裸地站在他的面前：“撒宇，你还要我的，不是吗？”她对这一点是有绝对的自信，奈何武撒宇的答案教她讶异。

“你要多少钱？”

他不但为所动，而且……他居然认为小天竺鼠那娇小的身材比她好！这是哪门子道理？这根本就是太……太怪异了！他八成是心理有障碍了！

泰拉娜张大了媚瞳，不敢相信。她怔愣半晌后，不死心地朝他走去，惹火的身材在他的身上磨蹭，武撒宇是正常的男人，尤其他年轻，她不相信他会没有反应。

可是要命地，他居然又想起了小天竺鼠！

教他想着小天竺鼠然后跟她做这种事？他怎么办得到？！她的腿比小天竺鼠的长、胸部也比小天竺鼠的大、她的头发也没有小天竺鼠的香……

喔，老天！他到底是着了什么魔呢？于是武撒宇火大地将泰拉娜推开，使她狼狈地跌在地毯上，大声哭了起来。

可是武撒宇才是那个最想哭的人。美色当前，

他居然没有胃口吃……呵呵呵，这件事情武撒霆要是知道了，恐怕会笑得身体都挺不直哩！真要命！他不会是……跟小天竺鼠做过一次之后就彻底地被下咒了吧？不然怎么会这样？泰拉娜干脆坐在地上，愈哭愈大声，哭得他心都烦躁了起来。

“你能不能不要再哭啊？”被武撒宇突地这么一吼，泰拉娜的哭声才稍歇，换成了低低的抽噎声，并且一边穿起衣物，不过这仍是弄得他静不下心。

啧！麻烦的女人……蓦地，武拉宇锐利地瞥见办公室的大门微开，蓝眸便半眯了起来。

“是谁在外头鬼鬼祟祟的？给我进来！”他气急地大吼。

一旁的泰拉娜差一点又哭了起来，不过见到武撒宇那危险的目光，她马上委屈地抿住红唇，待来人一入门，她就抓了自己的皮包，受不住屈辱地离开。

等武撒宇看清那一抹小小的人影，他的眉头整整打上三个死结。

“小天竺鼠？”她来这里做什么？他不是说了会

打电话给她的吗？她怎么会突然跑来？今天他到底走的是什么运呢？

“对不起！妨碍你们交谈了。”罗梦心总是粉红的小脸现下泛了丝苍白，看来有些令他心疼……可是要命的，他觉得没有必要和她解释什么，却又怕她乱想，于是他浓眉上的结又多了一个。“你是不是等不及我晚上的电话，太想我了，所以才自己先跑来的？”武撒宇决定聪明地先转移话题，步到她的身畔，强臂一圈，就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

“喂！你少自我膨胀了。谁会想你啦！”反正她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因为她只不过是从医院出来以后，顺道过来而已，才不是想他这个自大的厚脸皮色狼。哼！

“是吗？”武撒宇贼贼地一笑，那双蓝眸顿时闪着晶亮的讯息。罗梦心觉得他有些怪怪的，却不晓得怪在哪里。

“走吧，我送你回去。”他拿了外套急于推她出门。

“你做什么那么急？”她白了他一眼。

武撒宇嘿嘿直笑。他当然急啰！方才被泰拉娜挑起的欲火还没有浇熄呢！所以他得赶忙找人消除才行。

## 5

罗梦心的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眼睑、俏鼻、红唇……全都被小虫咬得发痒。

这就奇怪了？她的床上怎么会有这些小虫呢？她挥手，它又咬，她用力地再挥动，抹脸。

不……不对，小虫怎么会有舌头，滑滑地在她的脖子上逗弄？

罗梦心马上把大眼张开，看到了那一双蓝色的邪眸，她立刻哀叫了一声，而昨天晚上的记忆也立刻涌了上来。

昨晚他送她回到家以后，硬是仗着他的高大身形将她挤进大门。

“唔……你这里布置得还挺不错的。”武撒宇用手摸着下巴，一进门就大咧咧地到处打量，一屁股坐在她心爱的古董沙发上。

“喂！我又没有请你进来，你……你在做什么啊？”

罗梦心快速地把门闭上，连忙冲过去把种花陶器自他的魔手中抢回，抱在胸前。

“那个丑东西是你做的？”他在上头看到她的英文名字了。

罗梦心马上白了他一眼，把陶器放回原位，却又惨叫了一声：“啊——”

因为这个急色鬼居然从后面抱住她，并开始对她毛手毛脚的，还一直在她的耳畔吐气，弄得她全身敏感、火热了起来。

“我忍了好久……快点，你的房间在哪里？”

“忍什么……啊——”她再度尖叫。这回武撒宇以火辣辣的法式接吻堵住她的红唇，叫她闭嘴，紧接着趁她迷醉的同时，将她一把抱起，判断准确地踢开她卧房的门。

“我忍不住了，我现在要你，马上！”

罗梦心闻言，简直呆得像头鹅宝宝一样。

他说他忍不住了？那他岂不是把方才泰拉娜在他身上撩拨的欲火发泄在她身上？那她才不要。

“放开我，你这个不要脸的——唔！”

话都还没有说完呢，玫瑰红唇又被武撒宇辗转加深的热吻给吻得全身无力，不久就……该死的，他居然又用强的了……

昨晚的记忆回复，罗梦心马上想他上回也是这样子，丝毫不顾虑她的感觉，这令她觉得她只是个妓女。

她受够了！她可不要像泰拉娜一样，被武撒宇“使用完事后”就冷酷地丢弃掉当下堂女伴，不！她才不要有这样子的下场。

于是她摇了摇头，把他那手打掉。

“够了吧？你可以走了，不送！”罗梦心气呼呼地用被子包着自己，打算要去洗个澡，洗掉身上属于他的味道。

可是她才黑着脸走了三步，身上的被子就被武

撒宇“唰”的一声扯掉，然后一个强而有力的身子马上贴了过来，还在她的耳边说：“还不够，所以不走。”

天哪！他果然是个超级自大狂啊！她都说送客了。他还赖在这里不走……真是有够……

“拜托！我可不是你的那些女朋友，请你放尊重一点好吗？”

“尊重！”谁料他竟挑着眉粘在她的身上说道，“我昨天晚上就碰过你，摸过你，也吻过你了，你身上有哪一处是我不知道的？况且我们这是什么呀，放什么尊重？”

还放尊重的话，武撒宇就不晓得这还能够叫作情侣吗？好笑！

罗梦心身上的被子被他丢得老远，她脸红心跳地以手遮去重点部位，跑过去要捡回自己的被子，可是武撒宇的动作更快。

他长手一伸，人稍稍一使劲，她就又被压回了床上。

“放开我！放开我！”

“不放，你今天又不用上班，我是不会放你下床去的。”他一面拖着她，一面咬着她的耳朵吹气。

罗梦心气得半死，可是身子又开始不听使唤了，最后当然又……唉！

结果咧！罗梦心果然是一整天都被武撒宇给制在床上。

武撒宇跟她又做了一次，后来那蓝眸撒旦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变戏法，居然就在她小睡了三个半小时以后，在她的房间里变出了午餐和一台大电视机。

“喂喂！你这是哪里弄来的？”罗梦心傻眼。

她可不记得她小客厅里的电视机有这么大，但是武撒宇只是笑而不语，虽是如此，罗梦心还是觉得他笑得邪气。

可更加夸张的还不止这个，下午她才被武撒宇喂了一肚子的高级料理，大门外就有人来送货了。

武撒宇执意不让她起床，自己跑去签收了。

直到瞧见武撒宇一个人把一张超大的双人床推进来，她简直是快要说不出话来了。

“等……等一等，这个是你买的吗？干吗搬进我

的房间里？”

见鬼了！她的闺房已经是够小的，一下子让他弄了台大电视，现下又是超大双人床……他到底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

罗梦心在床上挣扎了一下要起床，可是武撒宇莫名地冲着她直笑，害得她又坐了回去，动也不敢动。

唔……他笑得好“那个”哦。

不过他居然向她勾勾手指头，叫她过去。

罗梦心眨了眨眼，慢半拍地比比自己：“你叫我？”她没好气地问道。

到底谁才是这间小公寓的主人呢？不会是他吧？

于是她紧张地再度用被子把自己卷得像菜卷，缓缓地爬到床沿，瞪着他。

是他叫她不能下床的，否则就要再和她做……呢，所以她只能这样和他大眼瞪小眼。

“对，没有错，我的小天竺鼠，过来。”武撒宇的嘴角露出一抹不会令人看错的温柔、宠溺的笑容，并且对她招招手。

我的小天竺鼠?! 去他的! 他以为她是他养着的宠物啊? 这么叫她……气死人了, 可偏偏他又不肯改口, 真过分。

“你不是叫我不可以离开床上?”

武撒宇居然大笑了起来, 惹得罗梦心猛翻白眼。

“我是这么说过, 不过你得先起来让我安上这张新床。

“喂, 等一等, 这又不是我的床……啊! 你给我放回去!”

武撒宇才不管她的抗议, 见她还固执地坐在床上, 就干脆踱过去把裹在被单里的罗梦心给抱了起来, 引来她呼天抢地的大叫声。

“你在这里坐好。”武撒宇视若无睹地将她放到一旁梳妆台前的小椅子上, 将超大号的双人床换上了。

“等一下, 你没事换走我的床做什么? 我睡觉可是会认床的! 你赶快给我放回去啦!” 她一边试图拖住武撒宇的身子, 阻止他把原来的床搬走, 一边嚷嚷。

武撒宇突地以一种怪怪的眼神盯着她，他一手扶着床，一手将她抓近，再将自己的唇压在她的小嘴上，害得她又忘了抗议。

不久，他吻得他们两人都快不能呼吸后放开她，喘着气说道：“看来我要赶快把双人床给换好，不然这小床弄得我全身疼痛，都不能尽兴。”

罗梦心听了简直气炸了。

这居然就是他坚持换床的原因？这里可是她的地盘，她家耶！他这个霸道狂凭什么这么做？

她气呼呼地拉紧了身上的被子想跟他走出房阻止他，但是小脚才跨出房门一步，人立刻被他给推进来。

“你做什么啦？那可是我的床……”

她挣扎了一下，才发觉武撒宇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她。

“不许你下床，你忘了吗？”

“咦？”罗梦心闻言吞了吞口水，逃难似的卷紧被子奔回床上去，红着脸坐好。武撒宇见状失声大笑，笑得房内的罗梦心诅咒连连。

不一会儿，武撒宇吩咐门外留下的送货员将旧床撤走，才拎着一袋食物和录影带进门。

罗梦心火大地背对着他，打算来个眼不见为净，不想再跟他说话。可是……唉！这个情况只持续了一个小时而已。

因为后来武撒宇这个会变魔术的家伙又变出了一套电视游乐器，吸引住了罗梦心所有的注意力，和他玩得不亦乐乎。

吃完晚餐后，罗梦心又防备地躺在床上和武撒宇看他带来的录影带，悠闲地度过了星期假日。

但是夜半，武撒宇因为公司出了急事将他召唤回去，所以没有留下来过夜。

罗梦心心里虽有淡淡的失望，可也舒了口气。她急急地将他赶出门，却又再度被他吻得腿软。

“我明天早上再来接你去上班。”

当罗梦心终于把他给送走后，她整个人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

她将头埋进双腿间，哀呼了一声：“可恶，你别想，我才不会上你的当，我才不要……不能爱上你，

你这个霸道的超级大混球！”

唉！可是事与愿违，她的挣扎一点用也没有。

“你跟她还处得不错吧？”

武撒宇正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公文，忽地，有人毫无预警地推门而入，又嚣张地半坐在他的办公桌上，对他微挑了浓眉。

“撒霆，你今天是不是太闲了啊？管闲事居然管到我的头上来。”武撒宇不太高兴地朝后一躺，舒服地靠在皮椅上，蓝眸懒懒地凝视着眼前这一张和他一模一样的脸。

武撒霆还会不明白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吗？于是他缓缓一笑，将手里的文件夹放到武撒宇的桌上，可一双紫眸却没有离开那张不要他多管闲事的俊脸。

“撒宇，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瞧他问了什么白痴话，不喜欢的话，他何必强迫小天竺鼠跟他，其他还有一大堆的女人可以递补上来呢！武撒宇忍不住在心里嘀咕着。

“啧，我都还不知道你有说废话的习惯。”

武撒霆不但没有生气，还有礼地笑着。武撒宇

觉得他最恐怖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他的想法实在太难捉摸了，就连他这个胞弟也无法猜透。

“你要喜欢她的话，就要多注意她的动向。”

武撒宇张大蓝瞳，不一会儿便爆笑出声。

“哈哈……撒霆，你从什么时候也开始会替女人着想啦？”

想当初，他们两人都是“用过即丢”组织的会头，现下一个为了不是喜欢类型、但又偏偏喜欢上的女人苦恼，而另一个又明显为爱所困，这还真稀奇。

武撒霆的紫眸隐约闪过一丝哀愁，不过很快就消失在他的水晶瞳里。

“你还是顾好你自己的女人吧。”

武撒宇盯着他好一会儿，才发觉他的桌上躺着一张红色的帖子，他拿起来看了第一行，就怪声怪气地大叫：“撒霆，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要结婚了？对象是谁呀？”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地发出来，但武撒霆却仍只是笑。

他拍拍武撒宇的肩。

“你来参加就知道了。还有，如果你真喜欢她的话，就带她回去见狄老吧。”丢下这话，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而狄老就是当初收留他们兄弟，又给他们资金创业的大恩人。

目前他居住在地中海，他们替他买下一座私人的小岛让他安享天年，偶尔他们两兄弟也会回去看他，跟他下下棋。

但是……带小天竺鼠回去见狄老？那不就代表她会嫁他？

虽然这个念头没有让他产生任何的排斥或不舒服，可他就是觉得自己还放不下玩心……而且就算他当真要娶小天竺鼠的话，她可能也不会嫁他。

一想到她，武撒宇嘴角露出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有发觉的温暖笑意，也想起了这一阵子和她相处的情景。

说实在的，她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小东西，跟她在一起他不会感到不耐烦，反而觉得很有趣……因此说不一定小天竺鼠不久又会破了他的另一项纪

录，成为他首位相处时间最长的女伴。

甜甜蜜蜜地想着罗梦心，武撒宇好半晌才把注意力放回手中的红帖上，突地失笑：“真了不起，撒霆，哈哈……在教堂结婚居然印红帖，真你的。”而且他还是证婚人之一哩！武撒霆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

中午吃饭时间。

罗梦心和苏葵伶来到公司附近一间餐厅用饭，才刚坐定，女侍者拿菜单来的时候居然莫名地给了罗梦心一个臭脸。

“怎么了？我是什么时候得罪她了？”罗梦心在女侍者走远了之后，小声地问着苏葵伶。

“难道没有看到今天的报纸？”

罗梦心摇头：“怎么了？上回是杂志，这回又是什么了？”

上次洗手间里头的事情，罗梦心告诉了苏葵伶，找个人诉苦顺便骂她们一顿，谁教她们居然敢批评她的身材。

苏葵伶马上起身，递了一份餐厅里的报纸给她。

“喏！你自个儿瞧瞧不就知道了。”

罗梦心这一看，差一点哭出来。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原来在《波士顿日报》的影视头条上，登了一张偷拍来的彩色照片，男女主角坐在一部银色跑车里，而男主角正倾身过去跟女主角热情接吻。

天哪！这些记者还真不是普通的厉害，连这种照片也可以拍得那么清楚，只可惜把她拍得真丑。

“这个怎么会登在影视版啊？”罗梦心苦着脸问道。

她都不晓得武撒宇什么时候变成电影明星了。

苏葵伶闻言，讶异地张大眼：“梦心，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啊？”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要吊我的胃口，否则我会吃不下饭的。”

苏葵伶听了几近失笑。看来罗梦心这个杂志社的专任总经理秘书真的是做假的，居然连这等小道消息都不晓得，该打屁股了。

“梦心，你现下正在交往的这个人，可是美国最

有价值的单身汉之一喔。”

“这个我晓得，我要问的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影视版？”

苏葵伶终于笑出声音来。

这也就是裴紫和她为什么喜欢罗梦心的原因之一。罗梦心为人正直又不造作，什么事情惹她生气了也可以在隔天就忘了，不会跟人耍心机，说实在的，这样可人又贴心的女孩子现今社会已经快找不到了。

也因为如此，对于武撒宇追求罗梦心一事，她和裴紫都很关心。

唉！她就当作做做好事，跟罗梦心这个小傻瓜解释一下啦：“武撒宇他们这对兄弟虽然是商业界人士，不过你也晓得，他们的外表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两人不仅迷倒了一堆上流淑女，也捕获了一些少女心，因此现下几乎每一本杂志或者是报纸，都不再将他们的事归类为商业新闻，尤其一有绯闻传出，他们都会上影视版的头条。”

大伙儿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就只有罗梦心这个

后知后觉者还在惊异。

“是……是吗？”罗梦心盯着报纸，蓦地皱起细眉。

原来这家伙有名的程度不下于当红电影明星，这也难怪为什么她不仅在公司里受到女同事的白眼，连出门吃个饭都会遭到妒意袭击。

天！跟武撒宇在一起果然是危机四伏。

可不知道为什么，罗梦心却愈来愈不安，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情形。

尤其在她目睹了武撒宇无情地赶走下堂女伴之后，她就更加地不安，哪一天……说不定等她爱上了他之后，被他赶走的她就是她了。

但是，她根本没有办法抵挡武撒宇的魅力，只有任由心底的阴影缓缓地扩大。

罗梦心叹了口气。

也许时候快要到了，届时，她要先跟武撒宇说再见，因为她不要那样子无情分手的场面，也不要他的分手费。只要离开，然后不爱上他，这就是最保险的做法了。

“梦心！梦心！回魂啦！”苏葵伶很有耐心地挥动她的手招魂。

最近她已经习惯罗梦心三不五时的失神，所以根本没有察觉罗梦心眼底的那抹怅然。

“啊！对……对不起，葵葵，又元神出窍了。”罗梦心很快地丢弃沉痛的失望感，“菜来了，快吃吧，我们快要赶不及上班时间了。”

然后她才开始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午饭，却觉得自己居然难得地没有胃口，失去了食欲。

距离武撒宇说的一个月时间愈近，罗梦心上班时就愈容易精神恍惚。

虽然这段期间武撒宇仍是天天来接她下班、一起去医院、一起用晚饭，有时也甜蜜蜜地在她家里过夜。可是罗梦心只要在报纸上见到武撒宇跟其它女人在一起的消息，她就会忍不住吃醋，令人生气的是武撒宇竟从不解释。

事实上他也不必解释，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他的什么人，甚至于是女伴的资格也沾不上边，她凭什么向他要求解释？真可笑。更何况她讨厌当个善妒

的女人，那么就不要去干涉他太多，却又忍不住暗自神伤。这个认知令她懊恼，或许她已经渐渐地被武撒宇吸引，有些离不开他了。

不，她不能爱上这个万人种马！死都不要！而且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要跟那么多的人分享他，那她就更不愿意了。

毕竟情人跟一辈子厮守的对象不同，她知道武撒宇绝对是世界公认的好情人，尤其是在床上，可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丈夫。

就这么胡思乱想的，罗梦心连日来犯的大小错误，已经达到裴紫这个顶头上司都看不下去的地步了。

于是裴紫急急地将她召至办公室中了解状况。

“梦心，你最近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困扰啊？”

裴紫今天可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表达对她的关心。

罗梦心抬了头，对她微笑，对于她的询问感到很窝心，她明白她们的忧心。

“我没事，只是最近心情比较烦躁而已。”

她怎么能够告诉裴紫这些事情？她怕心直口快

的裴紫要是想帮她出头，进而得罪了武撒宇，那她们杂志社不就永远都采访不到撒旦兄弟的新闻了？

不！她说不出口。

裴紫凝视了她好半晌才叹了口气，吐出这些话来：“我知道你不要我和葵葵担心，所以才不肯告诉我们，你和武撒宇在一起究竟过得好不好？”罗梦心坐在她的面前，低垂了头，静静地听。

“梦心，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暂时离开这里，出个差，理清一下自己的情绪再回来上班？”

这是裴紫所能想出来，惟一能令罗梦心冷静思考的方法了，而且苏葵伶也赞同，自愿要帮罗梦心接下出差时的工作。

罗梦心吃了一惊：“出差？要去哪里啊？”

总算是在罗梦心的眼里瞧见了一丝好奇，裴紫这才放心地说道：“去中国，我们的家乡。要不要回去？”

“中国？”

“是啊！中国，时间一共是七天，你可以利用前四天去工作，后三天就当作是我给你的特别假，如

何啊？”

其他的员工还不够格让裴紫给予如此特殊优惠呢！可也就是因为如此，罗梦心特别地讶异。

要去出差，而且要去七天，那么武撒宇他会怎么样呢？

不！她不该再想那么多了，也不该再想他的事情。

于是罗梦心朝裴紫露出一个可爱的笑颜：“我知道了，但是……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考虑？”

突然就要离开武撒宇，她还真有些做不到呢！

毕竟她是愈来愈习惯武撒宇的陪伴了，没有了他……她一定要花上一阵子来思考，以前没有他的时候，她究竟是怎么生活的。

唉！好可悲！但她或许真需要这么做。

但是裴紫不介意她员工的大牌，爽快地应允。

“那好，我就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但是你如果不去的话，我就要派葵葵去啦！”

苏葵伶也一定会很开心的，谁教她们这三个女人都有好一阵子没有放长假了。

“好的，我知道了，总经理。”

罗梦心俏皮地笑了笑又弯了腰鞠躬，然后才踱离办公室。裴紫嘴畔露出了笑纹，摇着头再度投入工作中。

## 6

罗梦心并没有将出差的这一件事情告诉武撒宇，也觉得没有必要提起。

毕竟武撒宇也从来都没有提过他自己的种种，而关于他的种种，她永远都是听别人提及才明白的。

因此她也就不觉得这很重要。

今天一下班，武撒宇仍是坐在他的银色跑车里，等着她提早下班。

他的车子就跟他的人一样，永远是那么的显眼，令人经过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罗梦心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愈来愈注意到他们俩的

不同点了。

她一走至车门口，车门就自动打开。

“你今天比较早。”

武撒宇一瞧见罗梦心坐了进来，就俯身给了她一个长长的热吻，这已经成了他们每回见面时的习惯动作了。而罗梦心也总是挥手挣扎了两下，就忘情地陶醉了，直到武撒宇撤回身子，她才喘着气抗议。

“喝！不是跟你说了，以后不要在车子里头接吻，你怎么老是不听啊？”

罗梦心说是这样子说，但是武撒宇有一天若是真的听了，那先不习惯的人恐怕就会是她了。

武撒宇嘴上还是扬着他的招牌邪笑。

“你今天就不要上医院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过了周末以后再送你回来。”

“什么？！等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罗梦心似乎是愈来愈习惯被他牵着走了。他又忽地在她的红唇上烙下一个吻，发动银色跑车。

“你一会儿就会知道了。”

“可是我没有带衣服……”

他们不是要共度周末吗？

武撒宇很开心似的笑了几声，那浑厚的声音教罗梦心喜欢。

“你不用带了，我买给你。”

他总是那么的狂傲霸道，但是先前他已经买了电视和双人床给她，她不想再收他的东西了。

“我自己有衣服，你只要载我回去拿，我不会花你很多的时间。”

武撒宇闻言，敏感地转身瞥了她一眼，又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

“不，我喜欢买衣服给我的女人，所以我们直接去机场。”

“我不是你的女人。”罗梦心忿忿地喊道。

她不否认自己在乍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心底燃起一股灼热的兴奋，但那毕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你是。”

武撒宇不容她置疑，霸气地倾身啄了下她的唇，就把车子开离公司大门。

罗梦心讨厌他老是喜欢替她作决定，而她也讨厌老是只能够跟着他所铺设的路走，她不喜欢。

几分钟后，罗梦心被武撒宇架上了他的私人小型飞机，缓缓地飞上晴空。

她明白再问武撒宇目的地为何，他若是不想告诉她的话，那么她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所以她一上飞机就干脆闭上眼睛休息，懒得再跟他说话了。

而武撒宇也意外地放过她。她迷迷糊糊地睡了不知道有多久，他才把昏睡的她给唤醒。

“小天竺鼠，我们到了。”

武撒宇是用他的热吻来唤醒她的，而且最近他也对此上了瘾，丝毫不放过吻她的机会，这举动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毕竟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状况，不过他挺喜欢的。

罗梦心伸伸懒腰、皱皱眉，才慢慢地把眼睛张开。

“这是哪里？”她才沙哑着声音问道，就发觉自己被没有耐心的武撒宇给抱了起来，缓缓地踱下飞机。

她心想，反正有人代劳抱她走路，她就继续赖在他的身上好了。

他的心跳声听起来实在是很舒服，怀抱也十足的温暖……正是此时不赖更待何时？

而抱着她的武撒宇则发现，罗梦心娇小的身子又更加地蜷缩进他的臂弯里，不自觉地放柔了眼波，凝望了她一眼才将手圈紧。

哼哼……懒惰的小天竺鼠。他心里虽是这么地叨念，但是那一波波扬起的情潮却渐渐攻占了他的心。武撒宇抱着贪睡的罗梦心，细心地以外套裹住她，替她挡去了飞机离去时所扬起的狂风，疾步走进距离不远的一幢豪华古宅里。

他才一踏上屋门前的台阶，大门就被一位白发老妇人给打开了。

“啊！撒宇少爷，快点进来，外面的风沙很大吧！”

那位白发老妇人有着一张慈祥的老脸，她嘴角噙着抹母亲似的微笑，心急地将武撒宇这个大个儿给拉进屋里。

“嗨，季妈妈，狄老呢？”他在白发老妇人的脸颊上印下轻吻，随即问道。

“夜深了，我让他吃过了药先去休息，你跟撒霆少爷明天再去看看他吧！”季妈妈柔着表情说道，不过她马上发现他怀里睡沉了的佳人。

她拍了下他的肩：“好小子，连你也带了女朋友回来，快告诉季妈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是不是跟撒霆少爷同一天举行婚礼？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乖女孩？她什么时候——”

“停！停！停！季妈妈，我都还抱着她呢，你赶快替她准备间客房吧。”

武撒宇回了家，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总是最轻松的。

不过今天有了一点点的不同，那就是他身边这个小女人令他的心里更添了温暖。

“哎呀呀，你看看我，人老了就是胡涂了些，快跟我到准备好的客房去吧。”

季妈妈这才领着他往二楼走去，武撒宇摇头笑了下。

今日武撒宇要回岛上之前，他老早就打了通电话回来说要带个朋友来度假，那时她并没有想太多，以为只是工作上的伙伴，却没有料到是位可爱的年轻小姐，这当然令她心里欣慰了许多。

谁教他们兄弟平时品行不佳，跟女人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原本她是放弃了他们会带什么正经的女人回来给狄老瞧，但是如今一看，她还真是喜欢得紧。

一张粉脸秀秀气气的，不用猜就知道是个好女孩，见了她反倒要害怕撒宇会虐待人家呢！真伤脑筋。

季妈妈心里边叽咕，边上到了二楼。她走进右手边的走廊，打开了左手数来第五间的房门，侧身先让武撒宇把人给放下，然后带着笑意离开。

武撒宇知道罗梦心有些贪睡，而且工作了一天也累了。

他柔柔地把被子拉上，才在罗梦心嚶哼了一声后，似笑非笑地将嘴靠近她的耳畔：“梦心，你只能梦见我，明白了吗？”

待他霸气地命令完，罗梦心那月牙似的眉立刻皱了，像是听到他的话了，而且立刻做了无声的抗议。武撒宇不禁莞尔。

他又多情地凝视着她的睡容半晌，忍不住在她的红唇上印了一吻，才眷恋不已地离去。

天晓得他是多么想钻进罗梦心的身畔，与她共枕而眠。

但是不幸的，他不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不然第二天起来被季妈妈抓到了，可就有一辈子的唠叨可听了。

所以纵使他再怎么想也只能无奈地走人，只因为这里……不是撒宇所能触及的地盘。

罗梦心当晚做了一个好梦。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又梦到了武撒宇，使她不自觉地皱了眉头，一直到乍然醒来，她才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天啊！这是哪里？”

她一边咕哝着，一边踉跄地起床，发觉自己身上的蓝色套装已经皱成了咸菜干，难看死了。

“真是的，跟他说要带衣服来，他就是不肯……害我的衣服变成这样。”

她才叨念完，武撒宇就自己开门晃进来了。

“你刚刚在说我什么坏话啊？”他邪里邪气地踱到她的身后，硬是拥她入怀，狠狠地封住她那喃喃不休的红唇，将她半压回床上，汲取着她小嘴里头的甜蜜。

“放……放开我。”

武撒宇的唇急切地来到她的玉颈，渐渐地往下移至她雪白的胸脯上。

天！才一大早呀！他到底想做什么？

“武撒宇！”罗梦心气急了，重重地推了他一下，然后又捶又打，恨不得咬他一口。

武撒宇察觉罗梦心的反抗，叹了一口气，才慢慢地自她的身上抬起头来。

“梦心，你真狠，我还没够……”

他语气里浓浓的情欲教罗梦心的脸比刚才更红，只有无力地瞥了他一眼，将他庞大的身体推到一旁。

还没有要够？！这个蓝眸撒旦说话实在是愈来愈

露骨了，真……真令她脸红心跳，全身都要发抖了。

“你不要一大早就说那么恶心的话好吗？”

武撒宇突地一笑，翻了个身，在方才罗梦心躺过的床上细嗅了一番，教罗梦心的心跳简直像跑过百米来。

“恶心？不会吧，你不喜欢听吗？”

罗梦心掩饰自己心里的波动，白了呈大字型躺在床上的武撒宇一眼。

他正惫懒地凝视着她，眼神里闪着她不了解的光芒，令她赶忙又转移视线，抱怨起身上的衣服来：“你看，我的衣服变成这样了啦！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

武撒宇闻言自床上跃了起来，拿起他方才放在床边的大袋子送给罗梦心。

“穿上这些衣服吧！我到楼下等你，但是只等五分钟，五分钟你没有下来，我就亲自上来逮你。”

罗梦心又鼓起了腮帮子，瞪着武撒宇走出房门，他竟然还发出了宏亮的笑声，真是气炸她了。

待他离开，罗梦心粗鲁地拉出袋子里的衣服，

赶快换上。

这一阵子跟武撒宇在一起，她已经快要完全了解他的习惯了，他没有什么耐性，而且说到做到。因此她加快了动作，就怕他真的上来找她，然后又把她给压回床上去，届时她就不知道能不能再逃出他的“魔爪”了。

“搞什么……在楼下等我？可他所说的这个楼下也未免太大了吧？”

罗梦心穿着一袭有如洋娃娃一般的连身长裙，在一楼的长廊里绕了好几圈，还是找不到武撒宇。

不过，武撒宇会送她这种衣服也挺令她惊讶的。

至少她以前看到那些陪在他身边的女人每一个都穿得十分凉快，有些甚至穿着超小比基尼……

所以罗梦心在穿上这件包得紧紧、裙边又有碎花的连身长裙时，她喃喃地笑了好久，笑得差点直不起身子。

武撒宇还真奇怪，同是他的女伴，却用了双重标准套到她们身上，受不了啦！

罗梦心走过这一条直得有些怪异的长廊，终于

在前头看到穿着黑色西装的武撒宇，他正站在廊边的窗前抽烟。

于是她快步踱了过去。

“武撒宇！武撒宇！都是你说话说不清楚，害得我在这里逛了足足有十几圈，你是不是存心捉弄我？”等那个武撒宇侧过身子来瞧着她时，她慢下了脚步，皱起了眉头。

“你不是武撒宇……”

她找错人了，谁教他们长得那么像……嗯，等等，那他不就是另一位撒旦先生？

相隔仍有一段距离，那人的黑发披散在肩后，唇边挂着一抹邪笑，隐隐约约地，罗梦心仿佛瞧见他背后有双撒旦的羽翼。

天！他比武撒宇更像个撒旦！

紧接着，他朝罗梦心过来了，他的身高明显地要比武撒宇还高上几公分，斜了身向她打招呼。

不过呢，他至少在礼貌上胜了武撒宇一筹。除去先前第一眼的阴鸷印象，他完美得就像童话里的白马王子。

可惜她居然连心动的感觉都没有，只有纯然的欣赏，这令她懊恼了好一会儿。

现下好像除了武撒宇，其他的男人她都没有感觉了，真的是非常糟糕。

“你很厉害，居然可以马上认出我和撒宇的不同。”

武撒霆的身上虽蕴含着和武撒宇很像的邪气，却相当地内敛，表情也相当的温和，跟武撒宇确实不太一样。

尤其是他俯了身子和她说话，丝毫不像武撒宇和她初次见面时，用鼻子瞄着她的那种神态，所以他马上就获得了她的好感。

于是罗梦心也跟着他一起微笑。

“那是因为你没有他的变态霸道，所以我才可以马上认出的。”

变态霸道？武撒宇听了放声大笑。

撒宇的这个女人真有趣，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女人这么形容撒宇的，撒宇要是听到的话，不气爆了才怪。

“你在找撒宇？”他方才听到她在喊武撒宇的名字。

罗梦心点点头，又忍不住抱怨了：“他叫我五分钟后下楼找他，却没有告诉我要到哪里去找，所以我才会在这里绕了好久。”

瞧她说得咬牙切齿的，武撒霆又想笑了。

他现下知道为什么武撒宇会喜欢上她了，因为她实在很单纯，个性也很纯朴，这也难怪他会拜倒在她的笑颜底下了。

因为连他也觉得挺喜欢这个开朗的小女人呢。

“不要怕，你就原地站着，再站个三分钟左右，撒宇自动就会来找你了。”

武撒霆拍了她的纤肩一下，就挥挥手转身离开了。

“再站个三分钟？”罗梦心不晓得他在打什么哑谜，只是蠢蠢地复诵他的话，怔在原地。

可也不明白是不是武撒宇的预言生效了，他才离开没多久，罗梦心就听到武撒宇的声音了。

“梦心！罗梦心！你在哪里？赶快给我滚出来！”

唉！武撒宇说话总是这么霸气，一点也不温柔，比起武撒霆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她却偏偏喜欢上这样的人，真头疼。

哦！他生气了，连名带姓地叫着她的名字。

罗梦心只好叹了口气，认命地回喊：“我在这里。”

谁教她方才实在是太呆了，不会干脆问武撒霆路，然后自己去吃早饭，真是可惜……跟武撒霆在一起，总比承受武撒宇的狂傲炮轰要来得好。

可是来不及了，因为武撒宇正怒气冲冲地走向她。

罗梦心被武撒宇以一记热吻狠狠地惩罚过后，就让他给押到餐厅去了。

唔……这个餐厅简直是大得不像话，好像电影里头十四世纪初期的法式装潢，罗梦心初踏入这个偌大的地方时，瞠目结舌得差点儿说不出话来。

好半晌，才在武撒宇戏谑的蓝眸注视下吐出一句话：“老天，你们可真有钱。”

只有大财主才能够打造得出这么一栋华美的房

子，像她这种普通的平民老百姓，可能只有在电影里或者是做梦的时候才瞧得到吧！

罗梦心活像是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似的，乖乖地被武撒宇牵着走。

殊不知，她这难得的柔顺，竟使得武撒宇觉得比商场上冷酷的征战更令他有成就感呢！

但是他放在心坎里没有说出来，不过流转在罗梦心身上的目光，却不小心地泄漏了秘密。

武撒霆早已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着他们俩踱了进来，唇上也噙着微笑。

“小天竺鼠，你要去哪里？你的座位在这里。”

罗梦心瞧见武撒霆礼貌地向她举杯，她原本想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的，却再度被武撒宇粗鲁地扯回身边，气呼呼地将她安置在他隔壁的位子。

他又在生什么气呀？罗梦心悄悄地垂下眼睫，偷偷地瞥了眼武撒宇绷紧的刚毅侧脸，然后撇撇嘴。

又过了不久，一名白发老妇精神奕奕地自另一扇门端了料理出来。

当她瞧见罗梦心已经入座的时候，对她投以一

记和蔼的笑容，令罗梦心第一眼就喜欢上她。

这名老妇给人的感觉就跟亲人一样，让她想起父母在世、而弟弟也未被病魔所缠的日子，那曾经是多么的幸福啊……唉！

就在她忧伤地想起过去时，季妈妈踱了过来，在她的盘子上加了许多食物，还倾身对她说：“抬头挺胸，小娃儿，你可是撒宇少爷带回来的第一个女人，可不能在气势上输了人，加油！”

罗梦心闻言愣了下，半晌才转过头去看向季妈妈鼓励的眼神。

呃……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方才这名老妇说她是武撒宇第一个带回来的女人时，竟令她脸红了下，心里头要命地甜了起来，还漾起一阵阵涟漪。

“小天竺鼠，季妈她对你说了什么？”武撒宇蓦地在她的耳边吹气，害她差一些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下回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吓人？”

奈何武撒宇只懒懒地挑了挑他的粗眉。

“请求照准，你还没有告诉我，季妈她对你说了

什么？”

请求照准？！他还真说得出口！他该不会是得了什么帝王幻想症，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否则行为怎么老像个独裁的暴君？

但是罗梦心还来不及回话，就看见一名老者被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给推了进来。

也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危机意识，她竟觉得那名女人看她的眼光含有敌意……

武撒宇强臂一搂，将她轻柔地带到那名老者的面前。

“嗨！狄老，想不到才数月没有见面而已，你看起来更年轻了。”武撒宇向前给狄老一个大大的拥抱，接着就退回罗梦心的身畔。

这时武撒霆也踱了过来，依样地给了开怀大笑的狄老一个拥抱。

“呵呵呵……撒宇，你的嘴是愈来愈甜了，是不是被你身边的那位小姐给训练出来的？”

罗梦心的脸红得可以烤蛋糕了，但武撒宇倒是满大方地介绍道：“狄老，这是我的女朋友梦心。梦

心，这位是我和撒霆的再生父母；狄老，当初要是没有他的话，我和撒霆都饿死在路边了。”

原来他就是那一位慧眼识英雄，出资让撒旦兄弟创业的人呀！他的确是做了最正确的投资。

不过罗梦心倒是对武撒宇的那一句——她是他的女朋友，感到不甚苟同。

她只是他的女朋友之一，而不是惟一……

“你好，狄老，我是罗梦心，你可以叫我梦心就好了。”

罗梦心仍是笑容可掬地朝狄老打招呼，更有趣的是，她竟也给了狄老一个超级大拥抱，令狄老在怔愣了半晌之后，才开心地哈哈大笑。

“好！好！撒宇，你这女人真不错，我喜欢。”紧接着狄老又介绍了他身后的那名妖娆女子给罗梦心认识，“梦心，她是我的私人看护，叫克莉丝汀娜，你们的年龄相近，应该可以相处得来。”

是吗？罗梦心现下终于明白，为什么方才季妈妈要她多加油了，因为从克莉丝汀娜听到武撒宇提及女朋友的反应看来，克莉丝汀娜已经将她视为情

敌了。

唉！武撒宇，跟你在一起实在是挺累人的耶！“情场如战场”这句名言，说得真是一点也没有错。

但罗梦心还是振作起精神，向克莉丝汀娜微笑打招呼。

“你好，克莉丝汀娜，我是罗梦心，请你多指教了。”

克莉丝汀娜甩了下她那头耀眼金发，眼神闪过一丝只有罗梦心才察觉得出来的鄙夷。她将手伸出来，发狠似的紧握住罗梦心的小手，差一点教罗梦心哀叫出声，“梦心，也请你多指教了。”

她的声音柔柔的，但罗梦心不是白痴，这种几近是由牙缝里吐出的恨意，听了真难受。

所以当克莉丝汀娜终于放开她的手时，她几乎是反射性地缩了回来。

这位克莉丝汀娜小姐该不会也是武撒宇这花心种马的下堂女伴吧？

罗梦心咬牙想道，恨不得当场咒骂武撒宇一顿，以示惩罚。

狄老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好啦！好啦！客气完了，咱们也该用餐了。”

然后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好，在季妈妈端出最后一道菜后才开始用餐。

可是罗梦心气都被武撒宇的花心给气饱了，所以纵然再怎么有食欲，她也食不知味，更何况还得勉强自己装出笑脸回答狄老的问题。

唉！这一餐她可是吃得战战兢兢，再侧头瞥了武撒宇一眼，他倒是一派悠闲，令她又羡慕又气的，真想一巴掌打掉他脸上的笑颜，哼！

## 7

吃完早饭，一群人移至客厅里谈天。

罗梦心倾听他们谈论波塞顿集团的营运状况，觉得自己似乎插不上嘴，正要侧身溜走时，细腰就被武撒宇给揽了回来。

“小天竺鼠，你要去哪里？”他趁着武撒霆在报告最近的美国股市情况，不悦地低声问道。他喜欢罗梦心留在他的视线以内，只可惜罗梦心好像不太情愿的样子。

“我没有兴趣跟你们谈，让我到外头的园子里走走，不然我会疯掉的。”罗梦心小声地答道。

她没有想到武撒宇居然会带她来这里见狄老，也没有料到他几乎是带着她来谈工作的……她简直是无聊透了，一直数着自己的手指头，数了好几遍之后，实在待不下去了，所以想开溜。

武撒宇若有所思地凝神瞧了她好半晌，瞧得她的脸都快红起来，他才哑着声音说道：“嗯，一会儿我会去找你。”

接着侧身在她的唇上吻了下，这下子她的脸就算不红，全身也不自在地颤了下。

哼！老是乘机吃豆腐的霸道狂。罗梦心暗自骂道。

“那我走了。”

几近迫不及待地，罗梦心撑着微笑，飞快地在

武撒宇的目光注视之下踱出大厅，逃也似的在长廊上奔着。直到跑至长廊尽头的小型花园时，她才靠着廊柱急喘着气。呵，谁教她像只笨鸟似的被武撒宇看得紧紧的，如今有自由翱翔的机会，她当然要好好地把握啦！

但是罗梦心才从武撒宇滴水不漏的鸟笼里逃出来，后头紧跟而至的高跟鞋声音，又令她低低地哀号了一声。

根据方才他们在用餐时的闲谈得知，这座古堡里除了服务已将近大半辈子的季妈妈以外，尚有一位园丁、一位开车的司机，以及狄老的看护克莉丝汀娜。

然而季妈妈不可能穿着高跟鞋工作，那么来人……唉，就必定是那位对她颇有敌意的克莉丝汀娜啦！

罗梦心索性转过身去，先向她打声招呼。

“嗨，克莉丝汀娜小姐，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克莉丝汀娜没有料到她会突地转身叫她，吓了一跳，她微抚了下胸口，才蹬着高跟鞋走过来。

罗梦心这一瞧，有些泄气。

又是一个身材比她好、脸蛋比她漂亮、身长比她高的金发性感尤物。唉！罗梦心立刻肯定，她和武撒宇以前一定有些什么。

因为武撒宇看上眼的，好像都是同一类型的高挑美女。只是她不太明白，为什么武撒宇最近又挑上了她呢？

难道是他吃厌了高级食品，偶尔也换吃路边摊，享受一下不同的乐趣吗？

思及此，罗梦心心里又冒了火。这是自从她碰上武撒宇这个蓝眸撒旦以后，经常做的一种“细胞更新运动”。但很不幸的是，当她气死了一堆老细胞之后，连新的细胞也跟着气死了。

所以她若再继续跟武撒宇在一起，将来她倒可以很肯定一件事情——那就是她绝对会老得比武撒宇快，而且就算她抹了一千瓶、一万瓶养颜美容品，也将宣告无效，继续老化……天哪！

克莉丝汀娜在恢复了倨傲表情后，并未察觉罗梦心的失神，她清了清喉咙：“罗小姐，你大概还不

晓得……我跟撒宇之间的关系吧？”

“什么关系？”

这位克莉丝汀娜小姐以为她罗梦心是个大白痴吗？接下来她会说什么话，她几乎都快猜得出来了。

果然，克莉丝汀娜妖娆地笑了几声，还做作地眨了下眼，将右手抬至唇边，优雅地掩住白牙：“呵呵呵……我可是撒宇最固定的床上女伴。”她炫耀道。

罗梦心承认她的心还是疼了起来，也致命地酸了起来，但是她也不是好惹的，于是她佯装云淡风轻地说：“那又怎么样？”

“那……那又怎么样？”克莉丝汀娜的声音有些尖锐高昂，“难道你都没有什么感觉、也都不在意吗？”

像她，一听到武撒宇的身边多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人，并且破天荒地开车接送那女人上下班，她的脸就嫉妒得几乎要扭曲变形了。

虽然她现在只是武撒宇的下堂女伴，但她好歹

也曾经跟武撒宇发生过亲密关系，又加上她对武撒宇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她决定挑拨罗梦心与武撒宇之间的感情，趁早让他们分离。反正罗梦心说身材、说美貌、说气质样样都配不上武撒宇，让她留在武撒宇的身边，倒不如由她来接替罗梦心的位置。

愈想克莉丝汀娜就愈自傲，尤其是在瞧见罗梦心看似不在意的黑眸里闪过一抹伤痛时，她就知道自己成功了一半。

“不在意。”

这话真的是骗人的，罗梦心不喜欢被人察觉心里的脆弱。就算是在家人——永远离开她的身畔时，她也没有在裴紫及苏葵伶的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她就是这样子的人，这辈子可能也改不了了。

“不在意？”克莉丝汀娜倒真的被这答案给吓了一跳，不过她随即收起吃惊的表情，“你别再逞强了，我很了解你的感觉，但是长痛不如短痛，现在你赖在撒宇的身边不走，有朝一日被离弃的人就是你了。”

似被闪电打中脆弱的心般，罗梦心几乎维持不

住脸上的笑意。她明白克莉丝汀娜话里的意思，而武撒宇的前一任女伴不就是这样子被革职的吗？她是早就打算要先离开武撒宇，而不是等武撒宇厌倦了，赶她下台，但是心仍疼痛得很。

嗯……或许她该接受裴紫提出来的出差计划，这对身心俱疲的她似乎有所助益。于是罗梦心露出一抹成熟的笑容：“我知道，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的。”是啊！结果她还是陷下去了，明明一直阻止自己深陷，却还是陷了下去……

这会儿，果然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她有去无回的真感情了，因为……武撒宇可是最无情的撒旦。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武撒宇就捺不住性子脱离谈话，出来找罗梦心了。

他的长脚快速地移动着，鞋跟敲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达达”的声音。仿佛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她，他一路走至长廊底，却蹙起了眉头。

他看到罗梦心悲愁着小脸靠在树干上，而克莉丝汀娜也不晓得是听罗梦心说了什么，反倒是讶异地张大媚眼。

克莉丝汀娜首先发现武撒宇的到来，慌张地转了身，花容失色地对武撒宇摇摇手：“撒宇，我们……我只是和罗小姐聊天而已，那我先……进去了。”这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克莉丝汀娜急急地经过武撒宇的身侧，连回眸也不敢地逃了。

真是个挺会惹乱子的女人！武撒宇在心底痛骂了一番，才朝沉思中的罗梦心踱了过去。她显然正浸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忘了身在何处。

于是他决定出声替她招魂：“小天竺鼠。”

闻声，罗梦心娇小的身子震了下，才蓦地抬起头来，一双犹带伤愁的黑瞳揪痛了他不曾怜悯的心。

“咦？你们不是还在谈公事……”罗梦心僵硬的身子突地被武撒宇紧紧环住，话也卡在咽喉里，“武撒宇？”

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喊他，以前他总是不是很在意，就像他喊她小天竺鼠一样，不过现在……他今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瞧见罗梦心可能被克莉丝汀娜的言语所伤，他

居然……该死地心疼起来。

武撒宇十指紧嵌她的肩窝，忽地将她拉离自己的胸前，一双天蓝的眼也沉阴了，直勾勾地锁住她的黑目，令她心慌得不知所措。

“她跟你说了什么？”

“啥？”

武撒宇这样莫名地盯着她看，害她错乱得忘了自己方才曾和克莉丝汀娜在这里谈过话。

“我说，方才克莉丝汀娜和你说了什么？”

当初要不是因为克莉丝汀娜学过医，他也不会留下她来当狄老的看护。

“克莉丝汀娜？对了，她人呢？”罗梦心的小脸左右看看，却马上被武撒宇的大手抓住，霸道地固定在他的眼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他向来没有什么耐性，对谁都一样。

罗梦心撇了下嘴，将自己的脸用力地转向一侧：“她没有和我说什么，没有。”

除了她是你的下堂女伴、床伴……她确实是还

来不及说什么就走了。罗梦心在心里补上这些话。

“是吗？”显然他不太相信罗梦心的话。

“你不相信的话干吗还问我？”

罗梦心这回奋力地脱开武撒宇的钳制，向一旁走了四五步，背对着他，皱皱鼻。

“因为问你最快啊！”武撒宇挑了眉，再度将她娇小的身体扳正，弯身将自己的额抵上罗梦心的。

她倒抽了一口气：“你……你要做什么？”

“你再不老实一点的话，那……我就要开始严刑逼供了。”武撒宇低喃。他的气息拂在她的粉颊上，严重干扰她的思路。

“严刑逼供？”她的舌头打了结。

“对，严刑逼供。”

武撒宇将俊脸逼得更近，他喜欢看罗梦心手足无措、双颊嫣红、眼睫低垂的可爱模样，那比平时她龇牙咧嘴的样子更教他倾心。

唉，他或许真的对小天竺鼠动了真情……说不定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这一点他和武撒霆很像，他们第一眼就可以决定这

个东西要不要。而女人也一样，且他们习惯掠夺。

“逼供……逼什么供？”

罗梦心将发烫的脸转开，避免自己的眼一直盯着他那微张的唇……这一回武撒宇干脆咬起罗梦心的耳朵来。

“克莉丝汀娜说的话，小天竺鼠，你很健忘哦。”他嘲笑她。

“啊！好痛！你在做什么——而且我没有健忘，她的确是没有对我说什么。”她伸手想挥开他的脸，却被他握住小手，抬到唇边一吻。天……她要窒息了。

“你还是不够老实，所以我决定直接惩罚。”武撒宇的声音才刚落下，她的红唇就被武撒宇给占有了。

他狂暴地吸吮，带着惩戒的意味慢慢加深，汲取他所需要的甘泉，不肯放手。



和武撒宇共度周末后，罗梦心回到工作岗位上，不断地思考出差一事。

尤其是裴紫，她很希望罗梦心能够好好地休息一阵子，也给自己一个思索空间，武撒宇真值得她放感情吗？

可惜……罗梦心好像还来不及思考，就已经悄悄地爱上他了，唉！

不过她仍是很认真地衡量出差的好坏，因为或许分开一阵子，会有助于她和武撒宇认清彼此的感情。

罗梦心利落地将眼前的资料整理妥当，正准备拿下一份资料时，电话铃声骤响。

她立刻眼明手快地接起来，话都还没说上一句，话筒里就传来一阵浑厚低沉的男音：“小天竺鼠。”

“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啊？”罗梦心难掩兴奋地瞄了眼坐在一旁的苏葵伶，她则像了解似的笑了笑，继续埋首写她的资料表。

“没有事情就不能够打电话给你吗？”他不太认同地哼了一声。

由于武撒宇从不曾在办公时间打电话给她，所以她会这么想也无可厚非。

“可以，我能说不行吗？”

罗梦心一副逼不得已的口气，但又隐约掺杂一丝愉悦。武撒宇捕捉到了，因此发出了一阵轻笑声。

“你的确是没有说不的权利。”

哼！又来了！超级霸道的家伙。罗梦心不自禁地扮了下鬼脸。

“我订了餐厅的位子，今天离开医院就直接去吃饭，你可以先回去换衣服。”

那家餐厅是波士顿有名的高级场所之一，罗梦心如果不穿较正式的小礼服，说不定侍者还不让她进门哩。

“我知道了，那你干脆到医院去载我就行了，不用接我下班。”

“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医院。”

“为什么？”

因为除了那个叫维维的超级粘人小男孩之外，武撒宇在和罗梦心去共度周末之前，又从一堆女护士口中知道，医院里还有两三个医生对罗梦心不死心，仍妄想追上她，所以他当然不放心让她一个人

去医院，令那些讨人厌的家伙有机可乘。

不过高傲的武撒宇绝对不会告诉罗梦心这些的。

“没有为什么，下班来接你，就这样了。”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真是的，他能不能难得温柔一次啊？”罗梦心咕嘟了几声，眼角瞥见苏葵伶在偷笑，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

“他对你相当的不错。”苏葵伶干脆自己招了，伸伸懒腰说道。

罗梦心顿时涨红了脸，挥挥手：“没这回事，这个家伙太霸道了，连讲电话也这样，很受不了耶！”话是这样说，可脸上却散发出那种完全是恋爱中小女人的模样，倒令苏葵伶有几分羡慕。

不久，桌上的电话又响起来了，苏葵伶瞧见罗梦心皱眉的表情，失笑地对她做了一个“请用”的手势。罗梦心撇了撇嘴角，没好气地接起电话，打定主意如果是武撒宇打来的，她就要好好地骂他一顿。

“梦心？你是梦心吗？”

这个声音很明显不是武撒宇的，而是医院里那个三十多岁的护士长打来的。

“喂，可妮小姐？有什么事情吗？”

“维维他……维维他快不行了，他说他想要见你。梦心……你现在可以请个假出来看他吗？”

“什么，维维他——”

不会的，太快了，为什么会那么快呢？

罗梦心倏地自椅子上站了起来，吓了一旁的苏葵伶一跳。

“梦心？梦心？”

罗梦心呆立了半晌，才抓回伤痛的灵魂：“呃……好，我明白了，我马上赶过去。”挂上电话，她抓起椅背上的外套，拜托苏葵伶帮她请假，并说明原因后，人就消失在电梯里了。

苏葵伶则是担忧地瞧着她离开。

只因为她明白，这个有如罗梦心第二个弟弟的小男孩要是去世了，罗梦心可能会有好一阵子意志消沉了。

罗梦心跳下计程车直奔医院。

她依照指示，穿了一身无菌的蓝色衣装，戴了白色口罩，进入手术室探望苍白、病弱的维维。

维维的头发因为做放射线治疗而掉光了，所以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子，手上抓着去年罗梦心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艘小帆船的模型，隔着透明防护罩，张着毫无生气的眼瞧着她：“梦心姐姐……”

罗梦心的眼泪在眼眶里猛打转。

她知道维维没救了，就跟当年她的弟弟一样，根本找不到合适的骨髓捐赠人，他熬不了多久了。奋力地吸了一口气，不让眼中的泪水滑下来，罗梦心在一旁的护士长默许下，掀起了透明防护罩，踱到维维的床边。

“维维。”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而且充满了痛苦。

维维已经是一个孤儿了，现在完全靠着慈善机关的募款维持他在医院里所有的开销和生活费用，而如今他又……

罗梦心心痛得几乎无法思考。

“梦心姐姐……你……好慢喔……”

维维像平时一样抱怨着罗梦心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他，但现了听起来有气无力、令人感伤。

罗梦心强迫自己展开微笑，伸手抚了下他的脸颊。

“维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今天有没有很乖呀？”她勉强自己维持平时的说话语调，只可惜不太成功，反倒换成病人开口安慰她。

“梦心姐姐……你很想哭吗？医……医生伯伯说……等一下只要……再做一次治疗就可……可以好的，梦心姐姐……不要担心。”

这话听了实在无法不让罗梦心不哭，豆大的泪珠滚了下来，愈滚愈多，最后弄湿了她的白色口罩。

## 8

维维的手术开始进行了。

罗梦心一个人无神地呆坐在手术室外头等待结

果，她不断地联想到当年弟弟死去时的情景，忍不住抱紧自己不停颤抖的身子。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裴紫和苏葵伶纷纷自公司赶了过来，就怕她再像当年一样，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感觉的活死人。

“梦心！梦心！”裴紫一瞧见她一个人曲膝坐在角落，就抓了苏葵伶的手奔过来，“你没事吧？”

罗梦心的脸色比一个生了重病的人还要苍白。

“裴紫……”她的黑瞳放大了又缩小，似乎对不准焦距。

裴紫心疼地将她搂紧：“葵葵，你去联络武撒宇。叫他来医院陪梦心。”

苏葵伶这一听，猛然一惊。对嘛！她怎么忘了有张撒旦王牌可以打？思及此，她急急忙忙去打电话。三十分钟后，武撒宇将一堆等着他开会的高级主管丢给武撒霆，火速地飙车来到医院，问明罗梦心人在哪里后，疾步奔了过来。

“小天……该死的，梦……梦心。”武撒宇生气地叫出她的名字，朝脸色一片死灰的她走近。

裴紫清楚地瞧见他眼里的关心后，朝一旁的苏

葵伶使了下眼色，便起身让出自己的位子。

“梦心？梦心？”

叫过了几次之后，武撒宇讶异地发现，其实梦心这个名字也不错，可以叫得比小天竺鼠顺口，只是他一直都没有叫出口罢了。但是在罗梦心对他的叫唤完全都没有反应时，他真是又气又急，一面伸出大手抱住罗梦心的身子，一面又以严酷的蓝眼疑问地瞥向裴紫及苏葵伶。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该死地居然敢忽视他的存在！

“她没事，可能只是精神上遭受到了打击。”裴紫将灵魂仿佛出窍的罗梦心交给武撒宇，不放心地嘱咐着。

“打击？”武撒宇温柔地抱着罗梦心，不解地问道，“是因为维维他可能因病去世吗？”

他是知道罗梦心一直都对这个叫作维维的白血病病童爱护有加，但是她的反应未免也太令人心惊了些。

裴紫点点头：“没错，那是因为梦心也有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弟弟，他跟维维一样，因为找不到捐赠

骨髓的人而去世，所以……”

“所以当她再次遭受到维维可能会因此而去世的打击时，精神上就无法承受压力了？”武撒宇心疼地替裴紫作下结论。

他看过武撒霆给他的那份有关罗梦心的完整资料，上头记载了她父母双亡，年纪轻轻的就得独自扶养患了白血病的弟弟……

现下只要一想起她是如何一个人奋斗维持生计，又得照顾患病的弟弟、负担医药费，他就恨不得早一点认识她，替她承担些心里的伤痛，只可惜……他们相遇得太迟了。

“那么，梦心就交给你了。”裴紫大力地拍拍他的肩，瞧见了武撒宇方才慌忙关心的表现，她是再也不会排斥罗梦心跟他交往了。

或许武撒宇这个蓝眸撒旦并没有传说中的冷酷无情，也或许他对罗梦心是放了真心吧，总之，她乐观以待。

“梦心……梦心……”

罗梦心的身体仿佛被卷进黑暗的深海里，很痛苦却无法自救。意识模糊之际，一个近乎霸道的声

音不断地飘进她的耳里，一次又一次地呼唤她的名字。

“梦心！罗梦心！你要是再不给我醒来的话，我就把你丢到衣索比亚去，十天不给你饭吃。”

天！居然有人这么神经地威胁她，太好笑了吧？可等一等……她认出这个狂傲自大的声音了，他不是……

“罗梦心，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要是再不给我醒过来的话，你就准备接受我的惩罚吧！”

现下他是真的发怒了，使痛苦得无法开口的罗梦心扯动了嘴角。她很想笑，却笑得有气无力。

“罗梦心，最后一次机会了……”

罗梦心闻言，明白他是说真的，但是她愈是想睁开眼，就愈是觉得累。武撒宇这个撒旦竟然开始摇晃她的身体，摇得她很想吐。

“罗梦心，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醒来……梦心？”被他吵得不得不睁开自己的眼睫，她眨了几下，茫然地瞧见武撒宇放大俯近的俊脸，又瞧见裴紫、苏葵伶、医生和护士都站在她的身边。

“怎……我怎么回事？”罗梦心的声音比吞了十

斤沙子还要可怕，就连她自己听了也忍不住皱起眉头。

众人看到她终于清醒了，个个都松了一口气。

“那么罗小姐就交给你们看护了。”医生向武撒宇说罢，就带着一旁的护士走了。

“梦心，怎么样？身体好一些了吗？”武撒宇紧盯着罗梦心皱眉的模样。她正望着自己臂上的针管，显然还不知道自己方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要打点滴？”她不喜欢针扎进自己手臂里的那种感觉，因此很想将它拔掉，可是武撒宇森冷着一双蓝眸盯着她，就算她想，也只能够瞪着那支针，想象它从未存在。

“你方才在维维送出手术室的时候昏倒了……现在，身体好些了吗？”

这回开口的是裴紫，她关心的目光让罗梦心暂时缓去了哀愁，动了下唇角，露出一一点笑意。

“裴紫，抱歉，让你和葵葵担心了，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她在喝下武撒宇喂给她的开水后，哑哑地问道。

裴紫笑着，拍拍她的肩：“刚来没有多久。”

她丝毫不敢提及，其实她和苏葵伶已经来医院陪了她三四个小时了，尤其是在她毫无预警地昏过去时，她们根本无法放心离开。

“抱歉。”罗梦心再一次满心歉意地说道。裴紫并不介意，只是挥了挥手。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和葵葵一点也不觉得麻烦，对吧？”

她以手肘撞了一旁不多话的苏葵伶一下，苏葵伶也点了下头微笑。

“那梦心就交给你啦！大众情人。”裴紫爽朗地调侃了武撒宇，之后就和苏葵伶一起离开了。

武撒宇瞥见她们俩的背影消失在门后，立刻欺近身子惩罚了她一番。一直到他们俩都喘不过气来了，他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她微肿的红唇。

“维维病发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第一个通知我呢？”

他心里气的是，罗梦心根本没有将他摆在第一位嘛！出了这种事情，他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骄傲如他怎么吞得下这口气？

罗梦心凝视着他发火的俊脸，不但一点都不害

怕，心里倒还喜滋滋的，教她自己也奇怪。

“对不起啦！”罗梦心难得柔弱地道歉，竟奇迹似的浇灭了武撒宇的怒火。他不禁在心里暗叹，唉！看来他这辈子将栽在这个女人的手中，而他……真的是爱上她了，啧啧！



维维的病情在医师的紧急处理之下，暂时是稳住了，不过，四处寻找骨髓捐赠人还是必要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维维的情况还能够维持多久。

而武撒宇在倾听了罗梦心诉说当年她弟弟是如何患病去世的情形后，阿沙力地捐了一百万美金给全美骨髓银行，在商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此举也让不少的大型企业跟进，纷纷成为全美骨髓银行的长期资金赞助者，让罗梦心高兴了好久。和武撒宇认识超过一个月了，她的心底也更加踏实了，好不容易她终于承认了自己对他的爱意。

因此，她今天早上精神奕奕地去上班，正式地回绝裴紫上次向她提及有关出差的事情，将机会让给苏葵伶。

苏葵伶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难得地大叫欢呼，好像裴紫荼毒了她多久似的，令裴紫是又好气又好笑。

后来，在武撒宇霸道的安排之下，她正式搬进他位于波塞顿集团总公司顶楼的住家，开始了两人的同居生活。

当然，这件事隔天又上了报纸的影视版头条，罗梦心为此伤透了脑筋。像她现在，才偕同武撒宇抵达医院想探视维维的病情，没有料到在大门口就被一大堆的记者包围。

“我不行了……我要和你分居。”罗梦心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小声地对和她一同搭电梯的武撒宇这么说。

武撒宇的蓝眸闪过一丝火光，也不顾电梯里还有其他乘客，就邪笑地逼近她的身侧。

“你说什么？罗梦心。”他总是习惯用这种邪恶的口气来威迫她。

盯着他那张缓缓放大的俊脸，直到他的气息吐拂在她的粉颊上，她才困难地咽下口水。

“这里人这么多，你想做什么？”瞧他笑得如此

邪气，她的心就扑通地跳，也开始后悔自己方才说了要分居那样的话。

“嘿嘿嘿……我想做什么？我现在只想要好好地惩罚你。”武撒宇盯着罗梦心娇艳的红唇，将脸贴近，他的意图是很明显了。

“喂喂，别人都在看我们了。”罗梦心伸出小手推开他的脸，窃喜地红了俏脸。

“要看就让他们去看。”

武撒宇一向不介意别人的蜚短流长，只因为他向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许就连罗梦心也悄悄地喜欢上他这个缺点呢！

“别闹，我们到了。”罗梦心再度挥开他的脸，首先踱出电梯。

武撒宇撇了下唇，不慌不忙地跟上，在罗梦心的耳边低喃道：“那好，现下就让你欠着吧，晚上回去我再验收。”

罗梦心听了，脸颊烫得可以煮开水了。

“你正经一点行不行呢？”她一面娇羞地喝斥，一面愈走愈快，谁教他弄得她心慌意乱的。

到了病房，罗梦心拿了她方才买的益智组合玩

具给维维。

“梦心姐姐！”维维愉快地打招呼，气色已经好了很多，当他看到罗梦心手上的玩具时，高兴得笑了起来，“谢谢你，梦心姐姐，哇！好棒的玩具啊！我好喜欢！”

罗梦心开心地坐在他的床边，宠溺地拍拍他的头。

“维维，这可不是梦心姐姐出的钱哦！”她意有所指地瞥了眼身后的武撒宇。

维维马上讶异地眨了眨眼，然后嘟了小嘴：“现在我不喜欢了。”

他总觉得这个浑身充满危险气息的男人，夺去了罗梦心原本对他的注意力以及宠爱，所以他向来就不是很喜欢武撒宇，就算武撒宇老陪罗梦心来医院看他，他也都臭着一张脸，不和武撒宇说上一句话，藉此表达自己反对他们在一起。

哼！以为一套玩具就可以打发他了，门都没有！

武撒宇见状，不甚高兴地磨了下牙。他也知道跟一个十几岁的小鬼头吃醋是件很幼稚的事，但每每见到维维的这种表情，他的心底就冒火。

“啧！这小子。”武撒宇忍不住嘀咕，却被罗梦心听见，她用手肘顶了下他的腹部，才教他闭上嘴，下巴微抬地把视线挪开。

罗梦心瞧见武撒宇孩子气的动作，微微地笑了。

“维维不喜欢梦心姐姐挑的礼物吗？那下次梦心姐姐挑别的给你。”她紧接着对维维说道。

“这是梦心姐姐挑的礼物？”其实他只是单纯地排斥武撒宇傲气的行为而已，却没有料到这个玩具居然是他最喜欢的梦心姐姐挑给他的，因此紧张地询问道。

武撒宇闻言，不禁扯了下嘴角，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罗梦心则无心机地点点头。

“对不起，梦心姐姐，我没有……我是……我并不讨厌这套玩具啦！”维维急急地解释道。

他的神态逗笑了罗梦心，就连武撒宇也忍俊不住，笑咧了嘴。

其实这个臭小子还挺有趣的嘛！但是武撒宇才暗忖完这句话就后悔了，因为维维居然巴着罗梦心，要她替所有的小朋友说故事，占用他和罗梦心下班

后独处的时间，他……简直是快气疯了！

哼！这个可恶的小恶魔！看下回怎么整他！



“唔……”

罗梦心在浮动的水床上翻了个身，揉揉眼，才从房内挑高、装了特殊玻璃的天花板瞧见万里晴空。天亮了？怎么她觉得好像没有睡到什么觉？思及此，罗梦心情不自禁地脸红了起来。

昨天武撒宇陪她从医院回来、吃完晚饭，始终就是一副气呼呼的模样，令她感到莫名其妙。

紧接着，她才踏进浴室要洗澡，武撒宇就在腰间围了条浴巾走了过去，然后就被他得逞了……以至于他们总共做了几次她也忘了。

害得她现下累得根本不想起床，好似才入眠没多久，天就亮了……

于是她翻了个身，水床波动了下，瞥见一张留在枕畔的白纸。

罗梦心懒懒地将它拿起来看，上头是武撒宇潇洒、自成一格的英文字——

公司临时有事，会很快回来。

宇

罗梦心这才记起今天是星期天，她可以在家里逍遥一会儿，下午再去医院看维维，实在太好了。

她又赖了下床，快到中午时才起来沐浴更衣，然后发神经似的开始打扫。

但是才打扫了没有多久，外头就有人按电铃了。

撒宇？不，不可能！他身上有钥匙……那会是谁呢？

她皱了下眉，拍拍身上的灰尘，丢下手上的吸尘器才跑去开门。

而来人显然很没有耐心，电铃直按个不停，令人听了就头疼。

“来了！来了！不要再按了！”罗梦心忍不住喊道。

等她一打开门，眉头就皱成了一座小山，因为来人居然是克莉丝汀娜。她一发现梦心在这里，便高傲地推开罗梦心，毫不客气地踱进来。

“你有事吗？克莉丝汀娜小姐？”

罗梦心觉得她仿佛对这里非常熟悉。她走到客

厅吧台边，打开自己的皮包，掏出包香烟，抽出一根烟点上，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

罗梦心盯着她良久，不太高兴她污染这里的空气品质，却仍是耐心地等她开口。

克莉丝汀娜的媚眼阴沉地瞥着她，吐出一口烟后才说道：“你说，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让撒宇开除我的？”

可真正让克莉丝汀娜生气的还不止这个，武撒宇居然让这个矮女人住进他的地方，睡他那张从来不曾沾过女色的水床。

罗梦心闻言怔了下：“什么？！开除你？我根本就没有听他说过。”

不明白克莉丝汀娜凭什么把气出在她的身上，因为罪魁祸首根本不是她……不过，这倒是令她觉得，不止美丽的女人可以当祸水，像武撒霆、武撒宇兄弟就是地道的大祸水嘛！

克莉丝汀娜则发出令人浑身发毛的笑声：“罗梦心，我警告你，你少给我演戏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她还是坚信是罗梦心向武撒宇告状，说了那天

她威胁她的事情，所以她才在昨天被狄老开除了。

罗梦心深吸了一口气，不知道是该感谢她的抬举呢，还是干脆委屈地哭给她看？而就只为了她莫名地被开除了就来找她算账？

真是笑话了，她为什么不稍微检讨一下自己的态度呢？那么高傲又出言不逊，谁受得了呀？

因此罗梦心也沉下脸了，人家不给她好脸色看，那她也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克莉丝汀娜小姐，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的事情，以前不会，以后也不可能，听到了吗？”

她才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去做那种事情，真有空闲的话，还不如费点口舌叫武撒宇的哥哥也捐点钱给白血病病童。

“你……”克莉丝汀娜火大地指着她，眼睛都快着火了。

“你什么你啊？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告状才让你失业的，那就不要像只疯狗一样地乱咬人。”罗梦心也生气了，便不留情面地反驳。

克莉丝汀娜诅咒了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把手探

进自己的皮包里找东西。

罗梦心吓了一跳。在美国人人都可以买枪自卫，而克莉丝汀娜突来的动作，说实在的，真的让她直冒冷汗。直到克莉丝汀娜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纸袋丢在吧台上，她才悄然地松了一口气。

“你看看吧！我想……你一定会对这个有兴趣的，也许，你根本没有那个胆量看？”

瞧克莉丝汀娜笑得一脸诡异，罗梦心就全身不舒服。

“看就看。”罗梦心被她一激，随即拿起那个小袋子，倒出一堆用过的保险套。她脸上浮现作呕的表情，把袋子丢到地上去。

天哪！这女人是不是有病啊？居然收集这种恶心的东西，病态！

克莉丝汀娜睨了罗梦心的表情一眼，蓦地放声大笑，笑了好久才停歇。

“你不喜欢？”

“当然不喜欢，试想有谁会喜欢这种奇怪的东西啊？”

如果说是没有用过的保险套，那么她或许可以

接受，但……那是用过的耶，而且上头还留有男人的精液，太恶心了！

“你想知道那是谁的吗？”她嘴边的那抹笑意，使罗梦心全身直发毛。

“你不会是要告诉我，这是武撒宇的吧？”罗梦心声音发颤地猜测道。脑海里也自动地浮现武撒宇抱着一个妖艳的女人，跟她雪白的身子交缠，然后留下他们激情的证据……

不，她的头开始痛了起来，而且心口隐隐作疼，胃底翻腾不已。她想她就快要吐了。

克莉丝汀娜胜利般地看着罗梦心愈来愈苍白的脸色，然后像疯了似的发笑。

“对！没有错！这是武撒宇用过的，而且……还是跟我做的。哈哈……”

罗梦心受不了了：“恶心！恶心！你们真的是非常令人作呕。”

她是知道武撒宇遇见她之前的性生活相当的多彩多姿，但是没有料到他们居然会保存这种东西作为“纪念”。

但她还是不晓得，克莉丝汀娜拿这些东西给她

看的用意何在？

克莉丝汀娜把地上装了保险套的袋子捡了起来，突兀地问道：“他跟你做的时候都不用这东西的吗？”

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可是罗梦心仍不自禁地为她的这个问题而红了脸。

“没……没有。”

罗梦心这才想起，她和武撒宇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两人都没有做保护措施，说不定……她现下肚子里就有她跟武撒宇的宝宝了。

为此，她的唇边出现微笑，将手置于腹上，但是在瞧见克莉丝汀娜冷戾的目光时，她又赶忙把手放下。

要真有孩子的话，那也是她一个人的……因为她不相信武撒宇会娶她，或在婚后对她完全忠实。

而武撒宇对她的依恋也只不过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会不要她，然后身边又会出现另一个女人……愈想罗梦心的心情就愈低落，无力感伴随着心痛蔓延向四肢百骸……她不喜欢这种状况。

真的非常不喜欢。

## 9

克莉丝汀娜抽完了手上的烟，满意地瞥见罗梦心被她的话动摇了，于是她抽出另一根烟点上，继续抽着。

“好了，就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吧。”她呼出一朵朵的烟云，嘴角含着一抹诡异的笑容。

“最后一件事？”罗梦心提防地看着她将袋子收进皮包里。

“对，你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么精彩的事情。”她意有所指地说。

“是……什么事情？”

“你明天下午三点钟一定要到撒宇的办公室来，我保证你有精彩的事情可以看。”

罗梦心没有任何回应，只是沉默，但克莉丝汀娜知道她所进行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背好皮包，瞥了罗梦心最后一眼，她带着一抹复仇后的快感离

去。

罗梦心无神地倒坐在沙发上。

明天……她……要去吗？她真的不知道。

下午罗梦心仍是去了一趟医院，探视维维的病情。

探病结束，她来到妇产科的门诊前，来回逛了五六趟，才在护士的叫唤声中提起勇气进去检查，因为她的例假确实迟迟未来。

倘若不是克莉丝汀娜的一席话点醒了她，恐怕她也没有想得那么远。

检查的结果，她的确是怀孕了将近一个月……那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是在第一次做爱时就有了宝宝，她简直是不敢相信。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属于她的生命在她的肚子里成长，她还是觉得很高兴，只是武撒宇若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处理呢？

干脆叫她拿掉孩子，还是叫她生下孩子，然后归到他的名下？

不，她简直是不敢再想下去了。

于是她请求帮她看诊的医生先帮她保守秘密，

不然，就凭武撒宇在这里的高知名度，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女人想痛扁她一顿，然后取代她的位置，替武撒宇生小孩。

唉！或许她真的是爱错人了，但是孩子她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绝不！

罗梦心离开医院后，不敢直接回到武撒宇的住所，所以在波士顿的闹市区四处游荡。她在婚纱店的门口驻足，望着橱窗里头的白色婚纱良久，直到里头的店员注意到她，出来招呼她时，她才对店员投以微笑，缓缓地踱离。

她也不晓得自己究竟走了多久，一直到她觉得非常疲倦的时候，才坐上计程车回去。

才刚踏进门，武撒宇就一个箭步向前，搂住她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身体。

“梦心，你给我去哪里鬼混了？”他在她耳边大声地吼，吵得她微微皱眉。

武撒宇将罗梦心拉到沙发上坐下，便马上心细地帮她倒了一杯热茶，逼着她趁热喝下。

“你去哪里了？我不是说我会尽快回来的吗？为什么不好好地留在家，等我回来？”害他的心一直

提得老高，紧张得要命。

因为几个小时以前，武撒宇碰巧在电梯前遇到正要离开的克莉丝汀娜，所以就拉她到办公室好好警告了她一番。

没有想到等他一回到顶楼的时候，罗梦心就失去了踪影。

于是他紧张地打电话给裴紫、给苏葵伶，最后才想到她可能去医院看维维了。

因此武撒宇又怒气冲冲、像个追缉逃妻的丈夫似的，驾着跑车飙到医院去找这小妮子回去，可是他从护士口中得知罗梦心刚走，所以他又飙回家里去等她。

但是他等到天黑、等到半夜，罗梦心都没有回来，他整个人火大得就像只愤怒的猎豹，开始在家里头来回走动。

直到方才罗梦心回来，他拥紧了她，才有了平静的真实感。

罗梦心呆愣地放下茶水，这才发觉自己已经回到武撒宇的住所，而他就在眼前，于是她惊呼了一声：“你……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而她呢？她又是什么时候回到这儿的？

罗梦心的整个脑袋茫茫然，好像才刚睡醒。

“你有没有发烧？”武撒宇白了她一眼，但也担心地摸摸她的额头，却被她狠狠地拉下他放在她额上的手。

“你做什么啦！没事居然诅咒我，你才发烧呢！”

瞧见她的粉脸变得红润，武撒宇才悄然地松了一口气，但是随即又想到她的不知所踪，火气又上来了。

“你这一整天都上哪里去了？要出门也不打通电话给我，你知道我为你焦急了一整天吗？”拉着她的手，一双蓝眸闪着不容置疑的担心，话也几近是用吼的。

罗梦心见状，愣坐在沙发上，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她从来没有……不，该是说她跟他交往了那么久，首次发觉他为了她那么激动，尤其是他眼里的那抹关心与爱意……她可以相信吗？

她……真的不知道。

看罗梦心的小脸又蓦地垂下，武撒宇的脾气又

提了上来，以手执起她的下巴，开始质问：“她跟你说了什么？”

他要知道让罗梦心水瞳充满愁意的原因是什么？而且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克莉丝汀娜那个从中挑拨的女人。

那样温柔的蓝眸，实在不太适合克莉丝汀娜拿出的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别跟我打马虎眼。”

他的俊脸逼近，近到气息几乎喷到她的脸上，才教她赶紧挪挪身子，朝一旁坐去。至少她得避开会让她心烦意乱的身体接触才行。

“你是说……克莉丝汀娜小姐？”她问得支支吾吾。

他怎么会知道克莉丝汀娜来找她？难不成他派人监视她吗？

“是的，她跟你说了什么？我要知道所有的谈话内容。”

武撒宇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给了克莉丝汀娜分手费以后，还白痴地把她留在狄老的身边，养虎为患。

真是该死！希望罗梦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才好。她可是他要娶的女人，谁敢伤害她，那么就是与他为敌。

不过娶她……嘿！这真是个好主意，不坏嘛！

但是……罗梦心会答应嫁给他吗？

啧，不管了！他武撒宇要哪个女人还要多方考虑吗？就是她了！

“克莉丝汀娜小姐没有说什么，只不过是礼貌性的拜访而已。”

罗梦心她才说不出那一袋保险套的事情，恶心死了，打死她都不想提及。

可是武撒宇不相信克莉丝汀娜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半眯了眼，将罗梦心小小的身躯钳制在沙发和两手臂之间，正当他要再问话的时候，一个很奇怪的声音自罗梦心的肚子响起，她马上涨红了脸。

“天哪！你不会是连晚餐都没有给我好好地吃吧？”武撒宇的蓝眸都要喷火了。

他气罗梦心这么不会保护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这一生除了他之外，谁还会那么鸡婆地担心她？

罗梦心尴尬地想要推开武撒宇去弄点吃的，但

是由于走了一天的路，体力流失不少，又没有吃任何东西，所以她根本就推不动他嘛！

“我要去吃东西，你能不能让开啊？”她以为自己的声音已经够谦让委屈了，谁知武撒宇居然……

“不行！你给我坐好，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然后他踱到一旁，拿起无线电话，说了一堆英文，又回来将她整个抱起。

“等……等一下，你要做什么？”她的脸更红了。

因此当武撒宇将她轻柔地放到床上的时候，她马上挣扎起身。

“你给我坐好。”武撒宇对于她的不合作很不满意，大手一伸，又将她给压回床上，“我去帮你放热水洗澡，等一下我出来的时候，要是见你下床半步，我就亲自帮你洗澡。”一番威胁的话惹得罗梦心的脸红得不能再红了。

罗梦心洗完澡，换了一套白色的休闲服，步至大厅，立刻发觉桌上出现了一堆高级料理。

天！他是从哪里搬出这些东西的？现下，她的脑袋是真正地吓醒了。

“这些东西……”

她才刚要开口，武撒宇已快步踱到她的身边，搂着她，倾身闻着她身上的淡淡肥皂香。

“嗯，你果然变得可口多了。”

“什……什么可口啊？你发神经啦？”

闻言，罗梦心害羞地推开他。他虽是被推离了几步，可一只手却仍是放在她的纤腰上。

这个感觉令罗梦心沮丧的心一下子又变得甜滋滋的，或许这正是那些女人在离开了武撒宇之后，又拼命想回到他身边的原因之一。

殊不知，其实只有罗梦心才享有如此特殊的服务，要是换作别的女人，武撒宇很有可能仅是由鼻子发出一个单音，然后就冷淡地离开了。哪还有什么放洗澡水，又变出一桌子的菜。搞清楚，在武撒宇还没有碰到罗梦心以前，这些花样都是只有他的女伴会搞。

因为基本上，他不是个浪漫的男人，所以他根本不屑一顾。

可是如今呢？一碰上了罗梦心，他的性子改了不少，连生活习惯、猎艳习惯全部改了，只是罗梦心没有发觉罢了。

罗梦心这个小女人真不识货，枉费他这个蓝眸撒旦已经开始对她掏心了，她居然一点知觉都没有，教他气绝。

“快过来吃饭。”武撒宇拿走她手上擦头发的毛巾，把她推至椅子上坐下，自己则来到她身侧，帮她把头发弄干。

罗梦心的肚子是很饿了，但是……

“我的头发……我是说，你不陪我一起吃吗？”

自从家人一一离开了她之后，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感受到这种被人关心的温暖感觉，所以她还不是很适应。

武撒宇唇畔牵起一抹邪气的笑，盯着她。

“你要我陪你吃？可是我现下比较想吃的是什  
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讨厌！他该死地为什么又说这种话？这下可好，她现在一定不只脸红而已，而是全身上下都红透了。

于是罗梦心佯装嫌恶地撇了撇嘴：“哼，你不想吃就算了，我一个人吃。”说罢，她抓了筷子开始吃饭，故意吃得津津有味，忽略他的存在。

武撒宇见状，只是好笑地睨着她那孩子气的动

作，在她的身边坐下，专注地看她把饭菜吃光。

“呃……好饱喔！”

罗梦心瘫在椅子上，拍拍自己的腹部。不过想到肚里的可爱小宝宝，她不敢拍得很用力，并且露出一抹连武撒宇也会沉醉的慈母表情。

“给你五块钱，换你小脑袋里想的东西。”他紧盯着她的娇颜说道，令罗梦心感到有些不自在。

她不能够告诉他有关怀孕的事情，因为她……还眷恋着他胸膛的温暖厚实，也眷恋着他的声音、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她还不能告诉他。

于是她突地起身，双手叉腰：“对不起，不卖。”

武撒宇并没有生气，只是凝神望着她，笑得非常邪气，邪气到罗梦心都开始心里发毛、身体打颤了呢。

“那我可以开始收取报酬了吧？”

“呃……报酬？”她可不记得，她有要他做什么可以收取报酬的事情，除非——“你该不会是说这一桌的饭菜吧？”

他脸上竟露出“你说得没错”的笑容。

罗梦心哭笑不得：“这算什么呀？又不是你动手

煮的，多少钱？大不了我付就是了。”

她欲走回房里去拿自己的钱包付账，却被武撒宇中途拦住，紧紧地被他抱在怀里。

“这当然得算，它是我打电话到波塞顿饭店去订的特餐，所以除了餐费还要加五成的特别服务费，另外放洗澡水的钱也要算、刚刚擦头发的钱也要算……”说到这儿，武撒宇已经开始上下其手，抚着她的身体、吻着她的耳垂了。

罗梦心则全身发软，无力地抵抗着：“你……你这个土匪，这种事情也要算钱……啊！你想做什么？”

武撒宇把她给抱了起来，大步地踱往房间。

“做什么？小甜心，你该不会不知道我要索取什么样的报酬吧？”

“哇！不——不行，我今天累了一天，下次再——”

武撒宇以吻堵住她的抗议声，一脚勾住房门，“砰”的一声将它踢上。



隔日。

罗梦心的眼睛才睁开，整个人又被武撒宇抱进浴室里一起洗鸳鸯浴，而那一袋保险套的事情当然也被她给暂时丢至脑后了。

不过，这倒是害得罗梦心差点来不及去上班，她坐在武撒宇的车子里，心里急得不行。

武撒宇居然还笑笑地对她说：“那你就辞职好了，以后由我来养你。”罗梦心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只好将它当成玩笑话了。

她瞪了他一眼：“你在胡说什么呀？我可不是你的那些情人，专门让你包养。”她第二句是几近无声的嘀咕，不过还是被武撒宇听到了。

“你才不是我的那些情人，你是我的女人。”这是他的回答。

罗梦心嗤鼻：“情人跟女人有什么不同？”她可不会天真地认为，头一个字不同就会有什么不同待遇。

武撒宇忽地停下车子，转身认真地凝视她，瞧得她猛吞口水，一颗心狂跳不已。

“不一样。”他说。

“哪里不一样？”罗梦心反问。两人四目相接，车里隐隐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氛。

“该死的。”武撒宇猛力一击方向盘，大声咒骂着。

罗梦心感到沮丧，她本来以为他会说些什么的……但是没有。因此她打开车门，很快地下车。

“那我去上班了。”

“等一下，梦心。”

“什么？”

她回头看着武撒宇，他也正以一种复杂的目光瞧着她，但是最后他竟叹了一口气：“下了班我再来接你，你千万不要再像昨晚那样到处乱跑了，知道吗？”

点点头，罗梦心的身影很快地消失在大楼里。

武撒宇懊恼得很想去撞墙，他用手耙梳着自己今天忘了束上发带的黑色长发。

真是命！他居然连三个字都说不出来，看来……

他还是得去公司一趟，问问武撒霆当初他是如何跟大嫂求婚的。于是车子一发动，武撒宇便带着重燃自信的笑颜扬长而去。

“梦心，这是怎么一回事？”裴紫揉着眉心，盯

着那封放在她桌上的辞职信。

“很抱歉，总经理。”罗梦心站在她的面前，哑着声音说道。

其实可以的话，她也不想这么做，但是她今天一来上班，便花了不少时间理清思绪，试图找出心中一直困惑的环结，将它解开。

她知道，她的怀孕势必会造成她和武撒宇的分离，武撒宇这一辈子是不可能只守着一个女人的，也不可能和她结婚，那么长痛不如短痛，她就先离开他吧！

她要肚子里的孩子，所以更要离开。同时，她也不希望武撒宇在知道了她有孩子之后才和她结婚，她不喜欢这种状况。

“我要知道理由。”裴紫望着她那充满挣扎的俏脸说道。她猜得出来，这件事情必定和武撒宇有关。

罗梦心在考虑了将近一分钟之后，才缓缓地开口：“我……我怀孕了。”

裴紫张大了水瞳，紧睨着她：“你说……你怀孕了？”罗梦心点点头。

“孩子是武撒宇的？”

她再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叫他娶你呀！”

裴紫的心情比当事人还要紧张，她站了起来，猛地抓住罗梦心的双肩轻摇。

“我就是不要他因为孩子而娶我。”罗梦心冷静地说，裴紫也怔了下。

“那……可是孩子出生后会没有爸爸的，而且你一个人带大孩子会很辛苦……武撒宇他，他说不定是爱着你的。”

罗梦心闻言皱起了柳眉。

武撒宇会爱上她？这个……她简直是想都不敢去想，尤其是早上，他欲言又止，也许是想说分手吧。

不，她宁愿自己先逃开，也不愿意让他先说分手。

“他不可能爱着我的。”罗梦心斩钉截铁地说道，“你们不也常说，我和武撒宇平时看上的女人类型完全不同吗？那他怎么可能会爱上我？”

她不是不愿意去相信，而是……她已经没有时间去说服自己相信了。

为了肚子里的小宝宝，也为了不想从他的口里听到他想和她分手的话，所以她必须尽早作决定。

“那……那个是……唉！”现下裴紫有些痛恨当初叫她去出席那个慈善晚会了。

“裴紫，让我离开吧！这是惟一的方法了。”

罗梦心现在是把她当成了好朋友，而不是自己的上司，所以直接叫了她的名字，希望她能够了解自己的苦衷。

裴紫叹了一口气，动笔批准了桌上的辞呈。

“梦心，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走？要去什么地方呢？”她相信罗梦心绝对不会待在这里等武撒宇来揪她出来。

罗梦心黑瞳一转，顿时除去了不少的愁绪。

“我想立刻回中国去。”

自从上回裴紫跟她提及去中国出差后，她就一直想着要回去看看，或许现下正是她回去的时候吧。

“回中国？”裴紫这下可苦了张有个性的美脸了。

“当初让你去中国出差你不去，现在葵葵替你去出差了，你又向我辞了职说要去中国？一时之间你教我去哪里找人来顶替你们？”

罗梦心抱歉地笑了笑：“对不起，我不能够留下来替你训练新人，因为我打算今天下班就走。”

“什么，那么快？”裴紫吓了一跳。

“嗯，因为一些原因，还有撒宇他好像想……想和我分手，所以与其一直拖下去，不如就今天吧。”

裴紫还记得之前武撒宇急急赶至医院去看罗梦心的情况，他给她的感觉可不是这样子喔。

“裴紫，你不相信我的话？”

“当然不是，而是我觉你……你会不会是误会他什么？我想他应该是喜欢你的。”

罗梦心苦笑地摇摇头：“我不相信，而且只有喜欢是不够的，我希望他……”

希望他是爱她的，那么不管他以前拥有过多少女人，有过多少风花雪月，她也愿意跟在他的身边，不求任何名分地待着。

只可惜……他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裴紫了解地垂了眼，点点头：“我知道了。”她低头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中文地址跟一个电话号码，又写了一个饭店名称，起身来到罗梦心旁边，“这是我一个住在中国的朋友的住址，有困难你可以去找

她。下面这个则是葵葵住的饭店，去到那里后跟她联络。另外，当你定下来时，也要打个电话给我，知道吗？”

罗梦心对她投以感谢的笑容，哽咽地说：“谢谢你。”裴紫仅能拥紧她的身子，拍了拍她，希望她这么做真的没有错。

## 10

武撒宇没有去找克莉丝汀娜算账，她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当他接到外面秘书的通报时，他心想，也该是替罗梦心出点气的时候了。于是他吩咐秘书让她进来。

“撒宇——”

克莉丝汀娜穿了一袭超级惹火的短洋装，扭腰摆臀、搔首弄姿地蹬着红色高跟鞋进门了。

她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倚坐在武撒宇办公

桌的一角，以涂了蔻丹的手指抚摸武撒宇的胸膛，一双勾魂眼更是迫不及待地放射出邀请的盈盈秋波。

然而让克莉丝汀娜讶异的是，她的卖力演出不但吸引不了武撒宇任何的“性”趣，还令他皱起了眉头。

武撒宇马上猜到她去找罗梦心的用意了，于是脸上毫无表情地撇了撇嘴角，拿起话筒。

“妮可，等一下如果有一位罗梦心小姐来找我，叫她去总裁休息室，我会过去找她。”

克莉丝汀娜听完他对秘书的交代，顿时咽了下口水，不安地动动身体。她在心中暗忖，他怎么会猜得到呢？

原来这个把戏是以前武撒宇那些下堂女伴常常使用的，因此当克莉丝汀娜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马上就猜出她的来意了。她是想让罗梦心瞧见她和他亲热的镜头，继而让罗梦心死心地离开他。

只可惜……克莉丝汀娜也不想想看，他这个蓝眼撒旦纵横情场这么久，想挤到他床上的女人不可计数，而这等烂手段他会没有见过？克莉丝汀娜还真小看他了。

克莉丝汀娜见武撒宇已经识破她的计划，勉强地扯起嘴畔的笑意，想继续调情：“撒宇，你不要板着脸嘛……哎哟！好痛。”

当她再度伸出手想抚摸他的时候，武撒宇毫不留情地扳弯她的手指头，痛得她几乎快哭出来了。

武撒宇无视她的哀痛求饶，一张邪气的俊脸笼罩着一层阴寒，却蓦地扯弯了唇线。

“撒……旦。”她惊喘出声。

对了，没有错，武家的两位撒旦在平时脸上充满了邪美的笑意，可以聚集所有女性的目光。

可是……她们往往也忘了，其背后的那一对无情黑翅有多么可怕。尤其……是在他们真正动怒的时候。

“你在说什么？”武撒宇鄙夷地瞥着她说道，下巴微微地抬高，犹如王者。这个没品的女人，他只不过是跟她有了一次肌肤之亲，就敢来找罗梦心的麻烦，她惹怒他了，因为她不该碰他的女人。

千不该、万不该在碰了他的女人之后，又算计他的女人。哼哼……这笔账他该怎么跟她算呢？

“没……没有，撒宇……放过……放过我好吗？”

她的手好痛，都快被他给扳断了。同时，豆大的眼泪也在她的眼眶里打滚，很快地落了下来。

“放过你?!”武撒宇嘲讽地低笑了几声。

克莉丝汀娜的一颗心就快要停止跳动了，谁教她居然傻到跟一个撒旦作对，她实在是太傻了。

“撒宇……放了我吧……我保证绝对……绝对不会再去……罗梦心了。”

武撒宇森冷的蓝瞳转了下，让她冷汗直流。久久，他才缓缓地开口：“可以，但是呢……”

克莉丝汀娜感到他的手力放松了，可是跟着这句话而来的是比方才更用劲的手力。

“啊——”她哀号一声，自桌角摔下来，蹲在地毯上。呜呜……她的手指关节一定折断了。

“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武撒宇开始不耐烦了。

“呜……有，我在听。”

“那么现在，马上将你昨天对梦心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一遍，否则我就要你走不出这一道大门。”

“是……是……”

然后克莉丝汀娜开始边哭、边战战兢兢地说给武撒宇听。

武撒宇的脸色随着她的话愈来愈阴沉，呜呜……她好害怕哦，下一回她再也不敢来招惹撒旦兄弟了啦！



当天，武撒宇仍是在同一时间去接罗梦心下班，但是没有等到她的人，令他心疑。

问了门口的警卫，他们说罗梦心今天下午就请了假，因此武撒宇马上联想到她去了医院，维维的病情可能又出现变数了。

他立刻驱车赶往医院，但是他们的回答是罗梦心她来过，可是已经走了。

武撒宇绕了一大圈又回到顶楼的住所，这才发现属于罗梦心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真该死！这个小女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本来以为她只是像昨天一样，出去逛逛就会回来，结果……怒气冲冲的武撒宇想打电话下楼去问警卫，却在电话边看到了一封信。

他半眯了眼，把它打开来看。

撒宇：

对不起，我必须离开，你可以对外公布是你甩了我，我不会介意的。

武撒宇将信撕个稀烂，丢到垃圾筒里。即刻打了电话找裴紫：“喂！你马上告诉我，梦心她跑到哪里去了？”

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静了半晌才缓缓答道：“喂，武先生啊，有求于人不该是用这种口气说话吧？”

她的声音蕴含着浓浓的怒意，武撒宇拿开话筒，咒骂了一堆不堪入耳的脏话之后，才平心静气地和她对谈：“好吧，裴小姐，请问你，罗梦心她上哪里去了？”

这么恭敬地说话对武撒宇而言真的是头一遭，且完全是为了一个小女人。可该死的，那个小女人居然闷声不吭地跑了……

哼！等把她抓回来以后，他非把她绑在床上，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不可！呃……不！是关一辈子。在他水床上绑一辈子。

“你为什么要找她？你不是要和她分手了吗？”

“这是谁说的？我什么时候有说过这种话？”

然后脏话愈骂愈多，多到裴紫不得不把话筒向左移十公分，让他骂个过瘾。现下她总算知道一件事情啦！那就是……罗梦心果然误会了武撒宇。

良久，裴紫将耳朵贴近话筒，问道：“你骂完了？”语气里有丝好笑和替罗梦心高兴的味道。武撒宇非常不爽，直觉他今天的运气真的是衰到极点了。

“骂完了。”他忿忿地回道。

“那么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回答后我再决定要不要告诉你她去哪里了。”

“你问吧。”这一回他的声音已经接近火山爆发的临界点了。

“你会娶她吗？”她屏息地等待答案。

沉吟了半晌，武撒宇的语气突然平静了许多：“我会。”他答道。

电话另一头的裴紫听到了满意的答案，这才笑着告诉他罗梦心的下落。



罗梦心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心中的那股喜

悦和不安，正是所谓的“近乡情怯”吧。

她下了飞机之后，并没有立刻去找苏葵伶，也没有联络裴紫的朋友。

她就一个人提着小小的行李，坐上了计程车前往火车站。到了火车站，罗梦心买了一张普通车票，就这样一路坐到 M 县去了。

说来好笑，甫下车时，她还不知道那里就是 M 县，白痴地向路人询问之后，才确定了自己的所在位置，惹来那位路人怪异的表情。

她自己也好笑地摇摇头，不久便来到一个她听也没有听过的地方，坐上公车，至最后一站才下车。这个地方的确是够偏僻了。

罗梦心很快地在附近租到一个小房间，住了进去。

隔天便买了份报纸，开始找工作。没有几天，她找到一份翻译文章的工作。由于她的英文好，不仅能说能写，老外的越洋电话也能够应付自如，所以老板立刻就聘用了她。

“罗梦心，把这份英文稿翻译一下，下班前交过来。”

小翻译社的老板兼社长，丢了一叠资料到罗梦心的桌上，又挺着他的超大啤酒肚走了。

他一走，坐在罗梦心隔壁的女孩子马上伸长了脖子，对她小声地说道：“你昨天晚上得罪了他？”

这个女孩子名叫范月江，是罗梦心的同事，同时也是邻居，因为她居然跟罗梦心同住在一个地方，只隔了一个房间，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罗梦心对她一笑。

自从回到家乡后，她的脾气收敛了不少……不，该说是因为没有武撒宇在，所以她根本没有发脾气的对象，脾气自然就变好了。

“可能吧！”罗梦心模棱两可地回答。

“可能？”范月江才不相信，“难道老板约你是约假的啊？”

原来在罗梦心刚进社里的时候，她们的老板就看上了罗梦心的工作能力及美貌，因此三番两次约她出去吃饭。

罗梦心当然是不堪其扰，因为她的老板还有妻小，就算她不介意当别人家庭的破坏者，她也不会看上他的。

而且……她的心里早就住了一位邪恶的蓝眸撒旦，容不下其它的入侵者。

昨晚下班时，她们的老板又约了她去吃晚饭，没有想到他竟借机对她毛手毛脚的，摸摸她的小手也就算了，居然还摸上她的大腿……

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罗梦心选择了逃遁，这大概气坏他了吧。

瞧见范月江充满兴趣的黑眸，她于是把昨晚的情形描述了一下，引得范月江哈哈大笑，成为小办公室里众人瞩目的焦点。

“难怪他今天一来到公司，就活像吃了几千吨的炸药似的，脸臭极了。”

罗梦心闻言，也跟着笑。

“唉，不陪你聊了，我得赶快把这份稿子翻译完，不然今天晚上被他留下来加班可就糟糕了。”

范月江盯着她桌上的那堆厚厚的英文稿，嫌恶地皱了皱眉：“梦心，你自己加油了。”她都自身难保了，根本就无法帮助罗梦心。

罗梦心对她回以一抹苦笑，赶紧埋头工作。

当晚，罗梦心直到八点钟才把那一叠英文稿给

翻译完。

待她回到租赁的小房间，便累趴在床上爬不起来，但是旋即有人来敲她的房门，她只好苦命地去开门。

门一打开，范月江那张憨厚的脸出现在外头，她高举手上的袋子晃了两下。

“梦心，你还没有吃晚饭吧？看看我帮你带什么过来了。”

罗梦心感激极了，马上侧身让她进门：“喔，老天，你真是我的救世祖，如果没有你，我恐怕会饿死在这里。”

谁教她方才这么一瘫，真是连洗澡也不想地就想睡觉。

“为了小宝宝，你可不能这么偷懒的。”

范月江关上门后，把袋子拿到室内惟一的小桌子上打开。

“谢谢你，月江，这一段时间如果没有你的照顾，我——”

范月江一听她说这话，害羞地搔搔头，打断她的话：“哎哟，你就别说这么客气的话了。来！快趁

热吃了吧！我还叫巷口卖面的老伯多加了些料，你吃吃看有没有。”然后将筷子递给她，催促她吃面。罗梦心再度道了声谢，开始吃。

范月江也拿起自己的面吃了起来，但是不一会儿，她突然大叫了一声：“哎呀！”

“月江？你怎么了？”

只见她臭着一张脸，将碗里头的牛肉夹给她看：“原来那个卖面老伯所说的加料，就是加一块小牛肉而已啊！害人家期待了老半天，真没天良……”

罗梦心闻言，“噗哧”笑出声，最后就连范月江也笑了出声，半晌才把碗里的面吃完。

解决了晚餐兼消夜，她们又聊了一会儿天，罗梦心才将范月江送出门口。

“那晚安了，要把门完全锁上。”范月江嘱咐道。

她们的房门说穿了只是道木门，如果没有锁紧的话，那是很容易发生事端的，尤其是在上个月，她们这里就曾经遭过小偷，因此不得不防。

罗梦心点点头：“我知道了，月江，你赶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

范月江让她先把门关上了才离去。

罗梦心收拾了一下房间，正准备去洗澡时，房外又有人重重地敲门。

原本罗梦心以为范月江忘了拿东西又回来了，所以问也不问一声地就把房门打开，当她瞧见门外的人时，她完全愣在原地了。

“撒……撒宇。”他是怎么找到她的？

武撒宇站在门口，一身西装依然光鲜笔挺，但是眼下的凹陷及消瘦的双颊，在在说明了他在罗梦心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根本过得不好。

“你不请我进去？”

罗梦心怔了下，才让他进门。她背着武撒宇走没几步，大门忽地关上。武撒宇也从她背后紧紧地抱住她，将她锁在自己的双臂之中，仿佛……怕他一松了手，她就会如同泡影似的消失。

“撒宇！”罗梦心吓一大跳，她很想哭。

天晓得在回到这里的这一段日子里，她无时无刻不幻想武撒宇会来找她回去，可她又不断地告诫自己，武撒宇已经要跟她分手了……

因此她几乎是每天都过得相当辛苦。在夜里，她会梦到武撒宇跟她缠绵，在白天上班时，她又会

思念起有他陪伴的日子，可说是饱尝相思之苦。

而如今武撒宇真的来找她了，她蓦地发现，她真的好爱他喔，爱到……她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再离开他了。

她想告诉他孩子的事情，如果他不想娶她也没有关系，他来找她了不是吗？所以她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她还来不及开口，武撒宇的声音就传到她的耳里了。

“该死的！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是因为克莉丝汀娜的关系吗？”他忽地将她拉开，一双蓝眸认真地凝视着她。

这一回罗梦心真的哭了，她摇摇头，泣不成声。

“不……不是因为她的原因，是……是那天，你送我去上班，对我欲言又止，所以我以为你已经厌倦我，要跟我分手了，所以……”

“你这个大笨蛋！”武撒宇万万想不到是这个原因，他怒吼道，“我们前一晚还分享了那么亲密的感觉，而你居然会以为我厌倦你，你实在是……要命地该被我严惩——”说罢，他的唇立刻落下，惩罚似的辗转加深，又似饥渴的旅人，急于汲取她唇里

的甘霖。直至两人都快喘不过气了，他才不舍地离开她的唇瓣。

“对不起。”罗梦心心虚地道歉，只因为她太傻了，才会犯下这种愚蠢的错误。

武撒宇叹了一口气，算是原谅她了，然后揽着她在室内惟一的沙发上坐下，将她抱至大腿上坐好，缓缓地开口：“梦心……咳，我还要跟你解释一件事情。”

“嗯，什么事情？”

罗梦心现下满足极了，她靠在武撒宇的身上，有如一只刚被喂饱的小猫，蜷缩在他的胸膛里。

“那个……是保险套的事情，那不是我的。”谈到这件事情，武撒宇还是后悔当时没有把克莉丝汀娜的手扭断。

他只跟她发生过一次关系而已，哪来那么多的保险套呀？太扯了！最糟糕的是，罗梦心好像还相信了，所以他一定要解释清楚。

“喔，我知道了。”现下武撒宇要是跟她说，太阳明天会打西边出来，她大概也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吧。只可惜，她期待的那三个字，恐怕有得等了。

武撒宇则对罗梦心那么快就相信他的话有所怀疑，他暗暗瞥了罗梦心一眼，见她似乎相信了，才安下心来：“那我们明天立刻回美国。”

“明天？”罗梦心可吓着了，“那么快，可是我还有工作没有——”

“辞了它，明天我们立即回美国结婚。”

“结婚？！”

武撒宇又投了个炸弹给她。她立刻从武撒宇的身上跳了起来，双手环胸地踱到一边去。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跟我结婚？”武撒宇沉下脸，表情阴沉得像是被人倒了会钱那样。

“裴紫都跟你说了？”他果然还是因为她肚子里的宝宝才要和她结婚的，那么她宁可当他的女人就好。没错，她死也不肯嫁他。

“裴紫？我们要结婚关她什么事情？难道你是嫌我没有跟你求婚？”

他知道有些女人很在意这个，但该死的就是……他的大男人主义作祟，使他怎么也说不出来求婚的话来。

“不是，她没有告诉你，我怀孕了吗？”

武撒宇这一听，整个人似被雷击中，杵在原地。

“撒宇，你不知道吗？”

看他那个样子，显然仍被蒙在鼓里吧！罗梦心暗暗叫惨。

果然，三十秒不到，武撒宇就发火了：“真是的！你居然到现在才告诉我，而且瞒着我跑回中国，你说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呢？”

罗梦心发毛地瞧着他逐渐逼近。脸上还挂着那抹撒旦似的邪笑，吓得她连连退后：“哇！对不起，人家不是故意的啦！人家以为……以为……”

“以为什么？”他才向前踱了一步，马上就将罗梦心钳制在臂弯里了。

“以为你要跟人家分手了嘛！”

武撒宇撇了撇嘴角，显然很不喜欢听到“分手”这两字。他和罗梦心四目交缠，互传着彼此不会错认的爱意，久久，他咬着她的耳垂问道：“你爱我吗？”

罗梦心身体一僵，随即咽了一口气，老实地承认了：“我爱你，武撒宇，你这个蓝眸撒旦。”

武撒宇闻言，开心又得意地大笑，然后将额贴

上她的，深情款款地凝视着她。

“你爱我，那么我也爱你，我这个蓝眼撒旦已经将心交给你了。”

“你……你说什么？撒宇！”罗梦心的眼睛张得好大。

武撒宇啄了下她的唇，将她抱至单人床上，心里想到，哼哼，其实说出这三个字并不难嘛！

“我爱你，罗梦心。”他再度开口，而这一次顺口多了。

罗梦心则是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你——唔……”她的疑惑还没有问出口，武撒宇就迫不及待地想做一件他忍耐了好几天没有做的事情。

那就是堵上她的嘴，然后和她好好温存一番……

## 尾 声

武撒宇真的在婚后将罗梦心绑到夏威夷的波塞顿大饭店，整整三天三夜没让她下床。

天哪！罗梦心只要在侍者送东西来，而武撒宇赤裸着上半身去拿时，她都会觉得无地自容。不知道那些员工对他们老板的行为有何感想。

不过呢，她倒是想到一个方法来整武撒宇了，那就是哀求他收养前一阵子已经做过骨髓移植手术的维维，认维维为他们的养子。

没有料到她好不容易说服了武撒宇这个撒旦，维维却不肯答应。

“不要！我要梦心姐姐当我的老婆，我才不要她当我的妈妈。”

结果他们一大一小居然就在医院里吵了起来，弄得罗梦心哭笑不得。

后来，罗梦心和武撒宇还是没有收养维维，因为

他希望自力更生，不过仍是答应将来接受武撒宇的安排，进入波塞顿集团工读，一面完成学业，一面自食其力。连武撒宇都不禁对这个早熟的小孩感到既心疼又欣慰，自然对他的印象一下子好了许多。

几个月以后，罗梦心生下一个女娃娃，乐坏了武撒宇。因为武撒霆比他更早结婚却连个消息都没有，而他结婚没多久，就有了个女儿，当然是非常高兴了。

可惜的是，他并没有高兴很久，因为稍后维维和裴紫他们到医院来看罗梦心的时候，维维竟望着那个皱巴巴又红通通的女娃儿说道：“我希望她将来是我的老婆。”

他的话再度气炸了武撒宇。

“你说什么？你这个浑小子！我的女儿才不会嫁给你这个笨蛋。”

“什么笨蛋？你等着瞧，我一定把她追到手。”

一大一小再度在病房里唇枪舌战了起来，弄得躺在床榻上的罗梦心笑得合不拢嘴。

看来，她以后的生活不但会很幸福，也不会无聊了……